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現 代 日 本 小 說 集

(二)

國 本 田 獨 步 著

周 作 人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120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者纂編總
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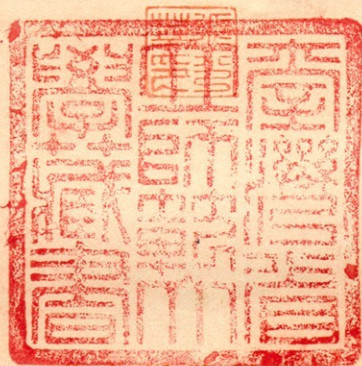
080
033
1663

現代日本小說集

(二)

國木田獨步等著

周作人譯



漢譯世界名著

002032

與幼小者



有島 武郎

你們長大起來，養育到成了一個成人的時候——那時候，你們的爸爸可還活着，那固然是說不定的事——想來總會有展開了父親的遺書來看的机会的罷。到那時候，這小小的一篇記載，也就出現在你們的眼前了。時光是駸駸的馳過去。爲你們之父的我，那時怎樣的映在你們的眼裏，這是無從推測的。恐怕也如我在現在，嗤笑憐憫那過去的時代一般，你們或者也要嗤笑憐憫我的陳腐的心情。我爲你們計，惟願其如此。你們倘不是毫不顧忌的將我做了踏臺，超過了我，進到高的遠的地方去，那是錯的。然而我想，有怎樣的深愛你們的人，現在這世上，或曾在這世上的一個事實，於你們却永遠是必要的。當你們看着這篇文章，憫笑我的思想的未熟而且頑固之間，我以爲，我們的愛，倘不溫暖你們，慰藉，勉勵你們，使你們的心中，嘗着人生的可能性，是決不至於的。所以我對着你們，寫下這篇文章來。

你們在去年，永久的失掉了一個的，只有一個的親娘。你們是生來不久，便被奪去了生命上

最緊要的養分了。你們的人生，卽此就暗淡。在近來，有一個雜誌社來說，教寫一點「我的母親」這一種小小的感想的時候，我毫不經心的寫道，「自己的幸福，是在母親從頭便是一人，現在也活着，」便算事了。而我的萬年筆將停未停之際，我便想起了你們。我的心彷彿做了什麼惡事似的痛楚了。然而事實是事實。這一點，我是幸福的。你們是不幸的。是再沒有恢復的路的不幸。阿阿，不幸的人們呵。

從夜裏三時起，開始了緩慢的陣痛，不安瀾滿了家中，從現在想起來，已經是七年前的事了。那是非常的大風雪，便在北海道，也是不常遇到的極厲害的大風雪的一天。和市街離開的河邊上的孤屋，要飛去似的動搖，吹來黏在窗玻璃上的粉雪，又重疊的遮住了本已包在綿雲中間的陽光，那夜的黑暗，便什麼時候，都不退出屋裏去。在電燈已熄的薄暗裏，裹着白的東西的你們的母親，是昏瞶似的呻吟着苦痛。我教一個學生和一個使女幫着忙，生起火來，沸起水來，又派出人去。待產婆被雪下得白白的撲了進來的時候，合家的人便不由的都寬一口氣，覺得安堵了，但到了午間，到了午後，還不見生產的模樣，在產婆和看護婦的臉上，一看見只有我看見的擔心的顏

色，我便完全慌張了。不能躲在書齋裏，專等候結果了。我走進產房去，當了緊緊的捏住產婦的兩手的脚色。每起一回陣痛，產婆便叱責似的督勵着產婦，想給從速的完功。然而暫時的苦痛之後，產婦又便入了熟睡，竟至於打着鼾，平平穩穩的似乎什麼都忘卻了。產婆和隨後趕到的醫生，只是面面相覷的吐着氣。醫生每遇見昏睡，彷彿便在那里想用什麼非常的手段一般。

到下午，門外的大風雪逐漸平靜起來，洩出了濃厚的雪雲間的薄日的光輝，且來和積在窗間的雪偷偷的嬉戲了。然而在房裏面的人們，卻愈包在沈重的不安的雲片裏。醫生是醫生，產婆是產婆，我是我，各被各人的不安抓住了。這之中，似乎全不覺到什麼危害的，是只有身臨着最可怕的深淵的產婦和胎兒，兩個生命，都昏昏的睡到死裏去。

大概恰在三時的時候，——起了產氣以後的第十二時——在催夕的日光中，起了該是最後的激烈的陣痛了。宛然用肉眼看着噩夢一般，產婦圓睜了眼，並無目的的看定了一處地方，與其說苦楚，還不如說嚇人的皺了臉。而且將我的上身拉向自己的胸前，兩手在背上撓亂的抱緊了。那力量，覺得倘使我沒有和產婦一樣的着力，那產婦的臂膊便會擠破了我的胸脯。在這里的

人們的心，不由的全都喫緊起來，醫生和產婆都忘了地方似的，用大聲勉勵着產婦。

驟然間感着了產婦的握力的寬鬆，我擡起臉來看。產婆的膝邊仰天的躺着一個沒有血色的嬰兒。產婆像打球一般的拍着那胸膛，一面連說道葡萄酒葡萄酒。看護婦將這擎來了。產婆用了臉和言語，教將酒倒在臉盆裏。盆裏的湯便和劇烈的芳香同時變了血一樣的顏色。嬰兒被浸在這裏面了。暫時之後，便破了不容呼吸的緊張的沈默，很細的響出了低微的啼聲。

廣大的天地之間，一個母親和一個兒子，在這一剎那中忽而出現了。

那時候，新的母親看着我。軟弱的微笑。我一見這，便無端的滿眼滲出淚來。我不知道怎樣纔可以表現這事給你們看。說是我的生命的全體，從我的眼裏擠出了淚，也許還可以適當罷。從這時候起，生活的諸相便都在眼前改變了。

你們之中，最先的見了人世之光者，是這樣的見了人世之光的。第二個和第三個也如此。即使生產有難易之差，然而在給與父母的不可思議的印象上却沒有變。

這樣子，年青的夫婦便陸續的成了你們三個的父母了。

我在那時節，心裏面有着太多的問題。而始終碌碌，從沒有做着一件自己近於「滿足」的事。無論什麼事，全要獨自咬實了看，是我生來的性質，所以表面上雖然過着極普通的生活，而我的心却又苦悶於動不動便驟然湧出的不安。有時悔結婚。有時嫌惡你們的誕育。爲什麼不待自己的生活的旗色分外鮮明之後，再來結婚的呢？爲什麼情願將因爲有妻，所以不能不拖在後面的幾個重量，繫在腰間的呢？爲什麼不可不將兩人肉慾的結果，當作天賜的東西一般看待呢？耗費在建立家庭上的努力和精力，自己不是可以用在別的地方的麼？

我因爲自己的心的擾亂，常使你們的母親因而啼哭，因而淒涼。而且對付你們也沒有理。一聽到你們稍爲執拗的哭泣或是歪纏的聲音，我便總要做些什麼殘虐的事纔罷手。倘在對着原稿紙的時候，你們的母親若有一件些小的家務的商量，或者你們有什麼啼哭的喧鬧，我便不由的拍案站立起來。而且雖然明知道事後會感着難堪的寂寞，但對於你們也仍然加以嚴厲的責罰，或激烈的言辭。

然而運命來懲罰我這任意和暗昧的時候竟到了。無論如何，總不能將你們任憑保姆，每夜

裏，使你們三個睡在自己的枕邊和左右。通夜的使一個安眠，給一個熱牛乳，給一個解小溲，自己沒有熟睡的工夫，用盡了愛的限量的你們的母親，是發了四十一度的可怕的熱而輪倒了，這時的喫驚固然也不小，但當來診的兩個醫生異口同聲的說有結核的徵候的時節，我只是無端的變了青蒼。檢痰的結果，是給醫生們的鑑定加了憑證。而留下了四歲和三歲和兩歲的你們，在十月杪的淒清的秋日裏，母親是成了一個不能不進病院的人了。

我做完日裏的事，便飛速的回家。於是領了你們的一個或兩個，忽忽的往病院去。我一住在那街上，便來做事的一個勤懇的門徒的老嫗，在那里照應病室裏的事情。那老嫗一見你們的模樣，便暗暗的拭着眼淚了。你們一在牀上看見了母親，立刻要奔去、要纏住。而還沒有給伊知道是結核症的你們的母親，也彷彿擁抱寶貝似的，要將你們聚到自己的胸前去。我便不能不隨宜的支梧着，使你們不太近伊的牀前。正盡着忠義，却從周圍的人受了極端的誤解，而又在萬不可辯解的情況中，在這般情況中的人所嘗的心緒，我也嘗過了許多回。雖然如此，我却早沒有憤怒的勇氣了。待到像拉開一般的將你們遠離了母親，同就歸塗的時候，大抵街燈的光已經淡淡的照

着道路。進了門口，只有僱工看着家。他們雖有兩三人，卻並不給留在家裏的嬰兒換一換襯布。不舒服似的啼哭着的嬰兒的胯下，往往是濕漉漉的。

你們是出奇的不親近別人的孩子。好容易使你們睡去了，我纔走進書齋去做些調查的工作。身體疲乏了，精神却昂奮着。待到調查完畢，正要就牀的十一時前後的時候，已經成了神經過敏的你們，便做了夜夢之類，驚慌着醒來了。一到黎明。你們中的一個便哭着要喫奶。我被這一驚起，便到早晨不能再閉上眼睛。喫過早飯，我紅了眼，抱着中間有了硬核一般的頭，走向辦事的地方去。

在北國裏，眼見得冬天要逼近了。有一天，我到病院去，你們的母親坐在牀上正眺着窗外，是一見我，便說道想要及早的退了院。說是看見窗外的楓樹已經那樣覺得淒涼了。誠然，當入院之初，燃燒似的飾在枝頭的葉，已是凋零到不留一片，花壇上的菊也爲寒霜所損，未到萎落的時_候便已萎落了。我暗想，卽此每天給伊看這淒涼的情狀，也就是不相宜的。然而母親的真的心思其實不在此，是在一刻也忍不住再離開了你們。

終於到了退院的那一天，却是一個下着雪子，呼呼的吼着寒風的壞日子，我因此想勸伊暫時消停，事務一完，便跑到病院去。然而病房已經空虛了，先前說過的老嫗在屋角上，草草的摒擋着討得的東西，以及墊子、和茶具。慌忙回家看，你們早聚在母親的身邊，高興的嚷着了。我一見這，也不由的墜了淚。

不知不識之間，我們已成了不可分離的東西了。親子五人在逐步逼緊的寒冷之前，宛然是縮小起來以護自身的雜草的根株一般，大家互相緊挨，互分着溫暖。但是北國的寒冷，却冷到我們四個的溫度，也無濟於事了。我於是和一個病人以及天真爛漫的你們，雖然勞頓，却不得不旅雁似的逃向南邊去。

離背了誕生而且長育了你們三個人的土地，上了旅行的長途，那是初雪紛紛的，下得不住的一夜裏的事。忘不掉的幾個容顏，從昏暗的車站的月臺上很對我們惜別。陰鬱的輕津海峽的海色已在後面了。直跟到東京為止的一個學生，抱着你們中間的最小的一個，母親似的通夜沒有歇，要記載起這樣的事來，是無限量的。總而言之，我們是幸而一無災禍，經過了兩天的憂鬱的

旅行之後，竟到了晚秋的東京了。

和先居住的地方不一樣，東京有許多親戚和兄弟，都爲我們表了很深的同情。這於我不知道添多少的力量呵。不多時，你們的母親便住在K海岸的租來的一所狹小的別墅裏，我便住在鄰近的旅館裏，由此日日去招呼。一時之間是病勢見得非常之輕減了。你們和母親和我，至於可以走到海岸的沙丘上，當看太陽，很愉快經過二三時間了。

運命是什麼意思，給我這樣的小康，那可不知道。然而他是不問有怎樣的事，要做的事總非做完不可的。這年已近年底的時候，你們的母親因爲大意受了寒，從此日見其沉重了。而且你們中的一個，又突然發了原因不明的高熱。我不忍將這生病的事通知母親去。病兒是病兒，又不肯暫時放開我。你們的母親却來責備我的疏遠了。我於是躺倒了。只得和病兒並了枕，爲了迄今未曾親歷過的高熱而呻吟了。我的職業麼？我的職業是離開我已經有千里之遠了。但是我早經不悔。爲了你們，要戰鬥到最後纔歇的一種熱意，比病熱還要旺盛的燒着我的胸中。

正月間便到了悲劇的絕頂。你們的母親已經到非知道自己的病的真相不可的窘地了。給

做了這煩難的脚色的醫生回去之後，見過你們的母親的臉的我的記憶。一生中總要鞭策我罷。顯着蒼白的清朝的臉色，仍然靠在枕上，母親是使那微笑，說出冷靜的覺悟來，靜靜的看着我。在這上面，混合着對於死的 (Resignation) (覺悟) 和對於你們的強韌的執着。這竟有些陰慘了。我被襲於悽愴之情，不由的低了眼。

終於到了移進日海岸的病院這一天。你們的母親決心很堅，倘不全愈，那便死也不和你們再相見。穿好了未必再穿——而實際竟沒有穿——的好衣服，走出屋來的母親，在內外的母親們的眼前，潛然的痛哭了。雖是女人，但氣象超拔而強健的你們的母親，即使只有和我兩人的時候，也可以說是從來沒有給看過一回哭相，然而這時的淚，却拭了還只是奔流下來。那熱淚，是惟你們的崇高的所有物。這在現今是乾涸了。成了橫亙太空的一縷雲氣麼，變了溪壑川流的水的一滴麼，成了大海的泡沫之一麼，或者又裝在想不到的人的淚堂裏面麼，那是不知道。然而那熱淚，總之是惟你們的崇高的所有物了。

一到停着自動車的處所，你們之中正在熱病的善後的一個，因為不能站，被使女背負着——

——一個是得得的走着——最小的孩子，是祖父母怕母親過於傷心了，沒有領到這裏來——出來送母親了。你們的天真爛慢的詫異的眼睛，只向了大的自動車看。你們的母親是悽然的看着這情形。待到自動車一動彈，你們聽了使女的話，軍人似的一舉手。母親笑着略略的點頭。你們未必料到，母親是從這一瞬息間以後，便要永久的離開你們的罷。不幸的人們呵。

從此以後，直到你們的母親停止了最後的呼吸為止的一年零七個月中，在我們之間，都奮鬥着劇烈的爭戰。母親是爲了對於死要取高的態度，對於你們要留下最大的愛，對於我要得適中的理解；我是爲了要從病魔救出你們的母親，要勇敢的在雙肩上擔起了逼着自己的運命；你們是爲了要從不可思議的運命裏解放出自己來，要將自己嵌進與本身不相稱的境遇裏去，而爭戰了。說是戰到鮮血淋漓了也可以。我和母親和你們，受着彈丸，受着刀傷。倒了又起，起了又倒的多少回呵。

你們到了六歲和五歲和四歲這一年的八月二日，死終於殺到了。死壓倒了一切。而死救助了一切了。

你們的母親的遺書中，最崇高的部分，是給與你們的一節，倘有看這文章的時候，最好是同時一看母親的遺書。母親是流着血淚，而死也不和你們相見的決心終於沒有變。這也並不是單因為怕有病菌傳染給你們。却因為怕將慘酷的死的模樣，示給你們的清白的心，使你的們一生增加了暗淡，怕在你們應當逐日生長起來的靈魂上，留下一些較大的傷痕。使幼兒知道死，是不但無益，反而有害的。但願葬式的時候，教使女帶領着，過一天愉快的日子。你們的母親這樣寫。又有詩句道：

「思子的親的心是太陽的光普照諸世間似的廣大。」

母親亡故的時候，你們正在信州的山上。我的叔父，那來信甚而至於說，倘不給送母親的臨終，怕要成一生的恨事罷，但我却硬託了他，不使你們從山中回到家裏，對於這我，你們有時或者以為殘酷，也未可知的。現在是十一時半了。寫這文章的屋子的鄰室裏，並了枕熟睡着你們。你們還幼小。倘你們到了我一般的年紀，對於我所做的事，就是母親想要使我來做的事，總會到覺得高貴的時候罷。

我自此以來，是走着怎樣的路呢？因了你們的母親的死，我撞見了自己可以活下去的大路了。我知道了只要愛護着自己，不要錯誤的走着這一條路便可以了。我曾在一篇創作裏，描寫過一個決計將妻子作爲犧牲的男人的事。在事實上，你們的母親是給我做了犧牲了。像我這樣的不知道使用現成的力量的人，是沒有的。我的周圍的人們是只知道將我當作一個小心的，魯鈍的。不能做事的，可憐的男人；却沒有一個肯試使我貫徹了我的小心和魯鈍和無能力來看。這一端，你們的母親可是成就了我。我在自己的孱弱裏，感到力量了。我在不能做事處尋到了事情，在不能大膽處尋到了大膽，在不銳敏處尋到了銳敏。換句話說，就是我銳敏的看透了自己的魯鈍，大膽的認得了自己的小心，用勞役來體驗自己的無能力。我以爲用了這力，便可以鞭策自己，生發別樣的。你們倘或有眺望我的過去的時候，也該會知道我也並非徒然的生活，而替我歡喜的罷。

雨之類只是下，悒鬱的情況漲滿了家中的日子，動不動，你們中的一個便默默的走進我的書齋來。而且只叫一聲爹爹，就靠在我的膝上，啜啜的哭起來了。唉，有什麼要從你們的天真爛

燻的眼睛裏要求眼淚呢？不幸的人們呵。再沒有比看見你們倒在無端的悲哀裏的時候，更覺得人世的淒涼了。也沒有比看見你們活潑的向我說過早上的套語，於是跑到母親的照像面前，快活的叫道「親娘。早上好」的時候，更是猛然的直穿透我的心底裏的時候了。我在這時，便悚然的在目前看見了無劫的世界。

世上的人們以爲我的這述懷是獸氣，是可以無疑的。因爲所謂悼亡，不過是多到無處不有的事件中的一件。要將這樣的事當作一宗要件，世人也還沒有如此之閑空。這是確鑿如此的。但雖然如此，我不必說，便是你們，也會逐漸的到了覺得母親的死，是一件什麼也替代來的不悲哀和缺憾的事的時候。世人說是不關心，這不必引以爲恥的。這並不是可恥的事。我們在人間常有的事件中間，也可以深深的觸着人生的寂寞。細小的事，並非細小的事。大的事，也不是大的事。這只在一個心。

要之你，們是見之慘然的人生的萌芽呵。無論哭着，無論笑着，無論高興，無論淒涼，看守着你們的父親的心，總是異常的傷痛。

然而這悲哀於你們和我有怎樣的強力，怕你們還未必知道罷。我們是蒙了這損失的庇蔭，向生活又深入了一段落了。我們的根，向大地伸進了多少了。有不深入人生，至於生活人生以上者，是災禍呵。

同時，我們又不可只浸在自的悲哀裏。自從你們的母親亡故之後，金錢的負累却得了自由了。要服的藥品什麼都能服，要喫的食物什麼都能喫。我們是從偶然的社會組織的結果，享樂了這並非特權的特權了。你們中的有一個，雖然模胡，還該記得U氏一家的樣子罷。那從亡故的夫人染了結核的U氏，一面有着理智的性情，一面却相信天理教，想靠了祈禱來治病苦，我一想他那心情，便情不自禁起來了。藥物有效呢還是祈禱有效呢，這可不知道。然而U氏是很願意服醫生的藥的，但是不能夠。U氏每天便血，還到官衙裏來。從始終裹着手帕的喉嚨中，只能發出嘶啞的聲氣。一勞作，病便要加重，這是分明知道的。分明知道着，而U氏却靠了祈禱，爲維持老母和兩個孩子的生活起見，奮然的竭力的勞作。待到病勢沈重之後，出了僅少的錢，計定了的古賀液的注射，又因爲鄉下醫生的大意，出了靜脈，引起了劇烈的發熱。於是U氏剩下了無資產的老母和

孩子，因此死去了。那些人們便往在我們的鄰家。這是怎樣的一個運命的播弄呢。你們一想到母親的死，也應該同時記起U氏。而且應該設法，來填平這可怕的濠溝。我以為你們的母親的死，便夠使你們的愛擴張到這地步了，所以我敢說。

人世很淒涼。我們可以單是這樣說了就算麼？你們和我，都如嘗血的獸一般，嘗了愛了。去罷，而且爲了要從淒涼中救出我們的周圍，而做事去罷。我愛過你們了，並且永遠愛你們。這並非因爲想從你們得到爲父的報酬，所以這樣說。我對於教給我愛你們的你們，唯一的要求，只在收受了我的感謝罷了。養育到你們成了一個成人的時候，我也許已經死亡；也許還在拼命的做事；也許衰老到全無用處了。然而無論在那一種情形，你們所不可不助的，却並不是我。你們的清新的力，是萬不可爲垂暮的我輩之流所拖累的。最好是像那喫盡了斃掉的親，貯起力量來的獅兒一般，使勁的奮然的掉開了我，進向人生去。

現在是時錶過了夜半，正指着一點十五分。在闐然的寂靜了的夜之沈默中，這屋子裏，只是微微的聽得你們的平和的呼吸。我的眼前，是照相前面放着叔母折來贈給母親的薔薇花。因此

想起來的，是我給照這照相的時候。那時候，你們之中年紀最大的一個，還宿在母親的胎中。母親的心是始終惱着連自己也莫名其妙的不可思議的希望和恐怖。那時的母親是尤其美。說是仿倣那希臘的母親，在屋子裏裝飾着很好的肖像。其中有米納爾伐的，有瞿提的和克靈威爾的，有那丁格爾女士的。對於那娃兒脾氣的野心，那時的我是只用了輕度的嘲笑的心來看。但現在一想，是無論如何，總不能單以一笑置之的。我說起要給你們的母親去照相，便極意的加了修飾，穿了最好的好衣服，走進我接上的書齋來。我詫異的看着那模樣。母親冷清清的笑着我說：生產是女人的臨陣，或生佳兒或是死，必居其一的，所以用臨終的裝束——那時我也不由的失笑了。然而在今，是這也不能笑。

深夜的沈默使我嚴肅起來。至於覺得我的前面，隔着書桌便坐着你們的母親似的了。母親的愛，如遺書所說的一定擁護着你們。好好的睡着罷。將你們聽憑了所謂不可思議的時這一種東西的作用，而好好的睡着罷。而且到明日，便比昨日更長大更賢良的跳出眠牀來。我對於做完我的職務的事，總盡全力的罷。即使我的一生怎樣的失敗，又縱使我不能克服怎樣的誘惑，然而

你們在的我的足跡上尋不出什麼不純的東西來這一點事，是要做的；一定做的。你們不能不從我的斃掉的地方，從新跨出步去。然而什麼方向，怎樣走法，那是雖然隱約，你們可以從我的足跡上探究出來罷。

幼小者呵，將不幸而又幸福的你們的父母的祝福帶在胸中，上人世的行旅去。前途是遼遠的，而且也昏暗。但是不要怕。在無畏者的面前就有路。
去罷，奮然的，幼小者呵。

阿末的死

有島 武郎

一

阿末在這一晌，也說不出從誰學得的，常常說起「蕭條」這一句話來了：

「總因爲生意太蕭條了，哥哥也爲難呢。況且從四月到九月裏，還接連下了四回葬。」

阿末對伙伴用了這樣的口吻說。以十四歲的小女孩的口吻而論，雖然還太小，但一看伊那假面似的坦平的，而且中間稍稍窈進去的臉，從旁聽到的人便不由的微笑起來了。

「蕭條」這話的意思，在阿末自然是不很懂。只是四近的人只要一見面，便這樣的做話柄，於是阿末便也以爲說這樣的事，是合於時宜的了。不消說，在近來，連勤勤懇懇的做着手藝的大哥鶴吉的臉上，也浮出了不愉快的暗淡的影子，這有時到了喫過晚飯之後，也還是黏着沒有消除。有時也看見專在水槽邊做事的母親將鐵滄魚名的皮骨放在旁邊，以爲這是給黑兒喫的了，却又似乎忽然轉了念，也將這煮到一鍋裏去。在這時些時候，阿末便不知怎的總感到一種淒涼的，

從後面有什麼東西追逼上來似的心情。但雖如此，將這些事和「蕭條」分明的聯結起來的痛苦，却還未必會覺到的。

阿末的家裏，從四月起，接着死去的人裏面，第一個走路的是久病的父親。半身不隨有一年半，只躺在牀上，在一個小小的理髮店的家計上，却是擔不起的重負。固然很願意他長生，但年紀也是年紀了，那模樣，也得不到安穩，說到照料，本來就不周到，給他這樣的活下去，那倒是受罪了，這些話，大哥總對着每一個主顧說，幾乎是一種說慣的應酬話了。很固執，又尊大，在全家裏一响任性的習慣，病後更其增進起來，終日無所不用其發怒，最小的兄弟叫作阿哲的這類人，有一回當着父親的面，照樣的述了母親的恨話，嘲弄道：「咦，討人厭的爸爸。」病人一聽到，便忘却了病痛，在牀上直跳起來。這粗暴的性氣，終於傳布了全家，過的是互相疾視的日子了。但父親一亡故，家裏便如放寬了楔子。先前很願意怎樣的決計給他歇絕了的，使人不得安心的喘息的聲音，一到真沒有，阿末又覺得若有所失了，想再給父親搔一回背了。地上雖然是融雪的壞道路，但晴朗的天空，却溫和得爽神，幾個風箏在各處很像嵌着窗戶一般的一天的午後，父親的死骸便擡出

小小的店面外去了。

其次亡故的是第二個哥哥。那是一個連歪纏也不會的，精神和體質上都沒有氣力的十九歲的少年，這哥哥在家的時候和不在家的時候，在阿末，幾乎是無從分辨的。遊玩得太長久了，准備着被數說，一面跨進房裏去的時候，誰和誰在家裏，怎樣的坐着，尤其是眼見似的料得分明，獨有這一位哥哥，是否也在內，却是說不定的。而且這一位哥哥便在家，也並無什麼損益。有誰一響，便似乎就是自己的事似的，這哥哥立刻站起來，躲得不見了。他患了腳氣病，約略二週間，生着連眼睛也塞住了的水腫，在誰也沒有知道之間，起了心臟麻痺死掉了。那麼瘦弱的哥哥，却這樣胖大的死掉，在阿末頗覺得有些滑稽。而且阿末很坦然，從第二日起，便又到處去說照例的「蕭條」去了。這是在北海道也算少有的梅雨似的長雨，蕭蕭的微涼的，只是下個不住的六月中旬的事。

二

八月也過了一半的時節，暑氣忽而襲到北地了。阿末的店面裏，居然也有些熱鬧起來。學上

一清早，隔壁的浴堂敲打那湯槽的栓子的聲音，也響得很乾脆，搖動了人們的柔軟的夜夢。寫着「晴天交手五日」的東京角觚的招帖，那繪畫的醒目，從阿末起，全驚聳了四近所有的少年少女的小眼睛。從札幌座是分來了菊五郎班（一）的廣告，活動影戲的招帖也帖滿了店頭，沒有空牆壁了。從父親故去以來，大哥是盡了大哥的張羅，來改換店面的模樣。而阿末以為非常得意的是店門改塗了藍色，玻璃罩上通紅的寫着「鶴床」（二）的門燈，也掛在招牌前面了。加以又裝了電燈，阿末所最爲討厭的擦燈這一種職務，也烟塵似的消得沒有影。那替代便是從今年起，加了一樣所謂漿洗（三）的新事情，阿末早高興着眼前的變化，並不問漿洗是怎麼一回事。「家裏是裝了電燈哩，這很明亮，也用不着收拾的。」阿末這樣子，在娃兒們中，小題大做的各處說。

（註一）尾上菊五郎是明治時代有名的俳優之一人。

（註二）日本的理髮店多稱床，猶如中國的多稱館。

（註三）將布帛之類洗過，加了漿糊，帖在板上晾乾，他們謂之張物。

在阿末的眼睛裏，自從父親一去世，驟然間見得那哥哥能幹了。一想到油漆店面的，裝上電燈的都是哥哥，阿末便總覺很可靠。將嫁了近地的木匠已經有了可愛的兩歲的孩子了，最大的大姊做來送給他的羽緞的捲袖繩，緊緊的束起來，大哥是動着結實的短小的身體，只是勤勤懇懇的做。和弟兄都不像，肥得圓圓的十二歲的阿末的小兄弟力三，伶俐的穿着高屐齒的屐子，給客人去浮皮，分頭髮。一到夏天，主顧也逐漸的多起來了。在夜間，店面也總是很熱鬧，笑的聲音，下象棋的聲音，一直到深更。那大哥是什麼地方都不像理髮師，兩用了生澀的態度去對主顧，但這却使主顧反歡喜。

在這樣光彩的一家子裏，終日躲在裏面的只有一個母親。和亡夫分手以前，嘴裏沒有嘮叨過一句話，只是不住的做，病人有了絮煩的使喚的時候也，只沈默着，咄嗟的給他辦好了，但男人却似乎不高興這模樣，彷彿還不如受那後來病死了的兒子這些人的招呼。或者這女人因為什麼地方有着冷的處所罷，對於懷着溫情的人，像是親近暖爐一般，似乎極願意去親近。肥得圓圓的力三最鍾愛，阿末是其次的寶貝。那兩個哥哥之類，只受着疏遠的待遇罷了。

父親一亡故，母親的狀態便很變化，連阿末也分明的覺察了。到現在為止，無論什麼事，都不很將心事給人知道的堅定的人，忽然成了多事的嘮叨者，輕燥者，愛憎漸漸的劇烈起來了。那譙訶長子鶴吉的情形，連阿末也看不過去。阿末雖然被寵愛，比較起來却要算不喜歡母親的，有時從伊有些歪纏，母親便烈火一般發怒，曾經有過抓起火篋，一徑追到店面外邊的事。阿末趕快跑開，到別處去玩耍，無思無慮的消磨了時光回來的時候，大哥已經在店門外等着了。喫飯房裏，母親還在委屈的哭。但這已不是對着阿末，却只是恨恨的說些伊大哥尙未理好家計，已經專在想娶老婆之類的事了。剛以爲如此，阿末一回來，忽而又變了討好似的眼光，雖然便要喫夜飯，却叫了在店頭的力三和伊肩下的跛脚的哲，請他們去喫不知先前藏在那里的美味的煎餅了。

雖然這模樣，這一家却還算是被四鄰羨慕的人家。大家都說，鶴吉既馴良，又耐做，現就會從後街店將翅子伸到前街去的。鶴吉也實在全不管人們的背地裏的壞話和揄揚，只是勤勤懇懇的做。

八月三十一日是第二回的天長節，因為在先是諒闇，沒有行慶祝，所以鶴吉便歇了一天工。而且將久不理會的家中的大掃除，動手做去了。在平時，只要說是鶴吉要做的事，便出奇的拗執起來的母親，今天却也熱心的勞動。阿末和力三也都一半有趣的，趁着早涼，勤快的去幫忙。收拾櫥上時候，每每忽然尋出沒有見過的或是久已忘却了的東西來，阿末和力三便滿身塵埃的向角角落落裏去尋覓。

「噲，看哪，末兒，有了這樣的畫本哩。」

「那是我的。力三，正不知道那里去了，還我罷。」

「什麼？」力三一而說，頑皮似的給伊看着鬧。阿末忽而在櫥角上取出滿是灰塵的三個玻璃瓶來了。大的一個瓶子裏，盛着通明的水，別一個大瓶和小瓶裏是白糖一般的白粉。阿末便揭開盛着白粉的大瓶的蓋子來。假裝着將那裏面的東西撮到嘴裏去，一面說：

「力三，看這個罷。頑皮孩子是沒分的。」

正說着，哥哥的鶴吉突然在背後叫出異常之尖的聲音來了：

「幹什麼，阿末胡塗東西，要喫這樣的東西……真喫了沒有？」因這非常的威勢，阿末便吐了實，說不過是假裝。

「那小瓶裏的東西，耳垢大的喫一點看罷，立刻倒斃，好險。」

說到「好險」的時候，那大哥彷彿有些礙口，凝視着什麼可怕的東西似的，裝了嚇人的眼睛，向屋裏的各處看。阿末也異樣的悚然了，便馴順的下了踏臺，接過回來幫忙的大姊的孩兒來，背在脊梁上。

日中之後，力三被差到後面的豐平川洗神堂的東西去了。天氣只是熱，跟着也疲倦起來了。阿末便也跟在後面走。彷彿在廣闊的細沙的灘上，拋着紫紺色的帶子一般，流下去的水裏面，玩着精赤的孩子們。力三一見，這便忍無可忍似的兩眼發了光，將洗滌的東西塞給阿末呼朋引類的跑下水裏去了。而阿末也是阿末，並不洗東西，却坐在河柳的小蔭下，一面眺望着閃閃生光的河灘。一面唱着護兒歌給背上的孩子聽，自己的歌漸漸的也催眠了自己，還是不舒暢的坐着，兩人卻全都熟睡了。

不知受了什麼的驚動，突然睜開眼，力三渾身是水，亮晶晶的發着光，站在阿末的前面。他的手裏，擎着三四支還未熟透的胡瓜。

「要麼？」

「喫不得的呵，這樣的東西。」

然而勞動之後，熟睡了一回的阿末的喉嚨，是焦枯一般乾燥了。雖然也想到稱爲札幌的貧民窟的這四近，流行着的可怕的赤痢病，覺得有些怕人，但阿末終於從力三的手裏接過碧綠的胡瓜來。背上的孩子也醒了，一看見，哭叫着只是要。

「好煩膩的孩子呵，哪，喫去！」阿末說着，將一支塞給他。力三是一連幾支，喝水似的喫下去了。

四

這晚上，一家竟破格的團聚起來，喫了熱鬧的晚飯。母親這一日也不像平時，很舒暢的和姊說些閒話。鶴吉愉快似的遍看那收拾乾淨的喫飯房，將眼光射到櫥上，一看見擺在上面的那

藥瓶，便記起早上的事，笑着說：

「好危險，好怕人，對孩子大意不得。阿末這丫頭，今天早上幾乎要喫鼻汞哩……將這喫一點看罷，現在早是阿彌陀佛了。」

他一面很憐愛似的看着阿末的臉。這在阿末，是說不出的喜歡。無論從哥哥，或是從誰，只要從男性過來的力，便能夠分辨清楚的機能漸漸成熟了，那雖是阿末自己也是無可奈何的事。不知是害怕，還是喜歡，總之一想到這是不能抗的強的力，意外的衝過來了，阿末便覺得心臟裏的血液忽然沸涌似的升騰，彌破一般的勃然的臉熱。這些時節的阿末的眼色，使鶴床連到角落裏也都像是成爲春天了。倘若阿末那時站着，便忽而坐下，假如身邊有阿哲，就抱了他、膩煩的偎他的臉，或者緊緊的抱住，講給他有趣的說話。倘若伊坐着，便突然想到了什麼似的站上來，勤懇的去幫母親的忙，或者掃除那喫飯房或店面。

阿末在此刻，一遇到兄的愛撫，心地也飄飄然的浮動起來了。伊從大姊接過孩子來，盡情縱意的噉着面頰，一面走出店外去。北國的夏夜，是潑了水似的風涼，撒散着青色的光，夕月已經朗

然的升在河流的彼岸。阿末無端的懷了願意唱一齣歌的心情，欣欣的走到河灘去。在河堤上，到處生着月見草。阿末折下一枝來，看着青燐一般的花苞，一面低聲唱起「旅宿之歌」來了。阿末是着着和相貌不相稱的好聲音的孩子。

「唉，我的父母在做什麼呢？」

這一唱完，花的一朵像被那聲音搖起了似的，懨懨的花瓣突然張開了。阿末以爲有趣，便接着再唱歌。花朵跟着歌聲，但不出聲的索索的開放。

「唉，我的同胞和誰玩耍呢？」

忽而有微寒的感覺，通過了全身，阿末便覺得肚角上彷彿針刺似的一痛。當初毫不放在心上，但接連痛了兩三回，便突然記起今喫了的胡瓜的事來了。一記起胡瓜的事，接着便是赤痢的事，早晨的昇汞的事，攪成一團糟，在腦裏旋轉，先前的透激的心地，毀壞得無餘，爲一種豫感所襲，以爲力三不要也同時腹痛起來，正在給大家擔憂，又爲一種不安所襲，以爲力三莫不是一面苦痛着，將喫了胡瓜的事，阿末和孩子也都喫了的事，全都招認出來了麼，於是便惴惴的回家來。

幸而力三却一副坦然的臉，和大哥玩着坐地角觝或者什麼，正發了大聲在那里哄笑呢。阿末這纔驟然放了心，跨進房裏去。

然而阿末的腹痛終於沒有止。這其間，睡在姊姊膝上的孩子忽而猛烈的哭起來了。阿末又悚然的只對他看。姊姊露出乳房來塞給他，也並不要喝。說是因為在別家，所以不行的罷，姊姊便溫順的回家去了。阿末送到門口，一面擔心自己的腹痛，一面側着耳朵，傾聽那孩子的啼聲，在涼爽的月光中逐漸遠離了去。

阿末睡下之後，想起什麼時候便要犯着赤痢的事來，幾乎不能再躺着。力三雖然因為玩得勞乏了，睡得像一個死人，但也許什麼時候會睜開眼來嚷肚痛，連這事都掛在心頭，阿末終夜在昏暗中，映着伊的眼。

到得早上，阿末也終於早在什麼時候睡着了，而且也全然忘却了昨天的事。

這一天的午後，突然從姊姊家來了通知，說孩子犯了很厲害的下痢。疼愛外孫的母親便飛奔過去。但是到這傍晚，那可愛的孩子已不是這世間的人了。阿末在心裏發了抖，而且趕緊喘喘

的去留心力三的神情。

從早上起便不高興的力三，到傍晚，偷偷的將阿姊叫進浴堂和店的小路去。懷中不知藏着什麼，鼓得很大，從這裏面探出粉筆來，在板壁上反覆的寫着「大正二年八月三十一日」這幾個字，一面說：

「我今天起，肚子痛，上廁到四回，到六回了。母親不在家，對大哥說又要喫罵……末兒，拜託你，不要提昨天的事罷。」

他成了哽咽的聲音了。阿末早不知道怎樣纔好，一想到力三和自己明後天便要死，那無助的淒涼便轟轟的逼到胸口，早比力三先行啼哭起來。而這已被大哥聽到了。

阿末雖如此，此後可是終於毫不覺得腹痛了，但力三卻驟然躺倒，被猛烈的下痢侵襲之後，只剩了骨和皮，到九月六日這一日，竟脫然的死去了。

阿末彷彿全是做着夢。接續的失掉了摯愛的外孫和兒子的母親，便得了沈重的歇斯迭里病，又發了一時性的躁狂。那坐在死掉的力三的枕邊，睜睜的看定了阿末的伊的眼光，是夢中的

怪物一般在依稀隱約的一切之中，偏是分明的烙印在阿末的腦裏。

「給喫了什麼壞東西，謀殺了兩個了，你卻還嘻嘻哈哈的活着，記在心裏罷，」

阿末一記起這眼睛，無論什麼時候，便總覺得彷彿就在耳邊聽得這些話。

阿末常常走進小路去，一面用指尖摸着力三留下來的粉筆的餘痕，一面滿腔淒涼的哭。

五

靠着鶴吉的盡力，好容易纔從泥塗裏擡了頭的鶴床，是毫不客氣的溜進比舊來尤其蕭條的深處去了。單是不見了力三的肥得圓圓的臉，在這店裏也就是致命的損失。雖然醫好了歇斯迭里病，而左邊的嘴角終於吊上，成了乖張的臉相的母親，和單在兩頰上顯些好看的血色，很消瘦，蠟一般皮色的大哥，和拖着跛脚的，萎黃瘦小的阿哲，全不像會給家中溫暖和繁盛的形相。雖然帶着病，鶴吉究竟是年青人，便改定了主意，比先前更其用力的來營業，然而那用盡了能用的力的這一種沒有餘裕的模樣，實在也使人看得傷心。而阿姊也是阿姊，對阿末尤易於氣惱。

這各樣之中，在阿末一個人，沒有了力三尤其是無上的悲哀，然而從內部涌溢出來的生命

的力，却不使伊只想着別人的事。待到小路的板壁上消失了粉筆的痕迹的時候，阿末已成了先前的那樣的潑刺的孩子了。早晨這些時，在向東的窗下，背向着外，一面唱曲一面洗衣，那小衫和帶子的殷紅，便先破了家中的單調。說是會喫只東西，沒有法，決定將叫作黑兒這一隻狗付給皮革匠的時候，阿末也無論怎樣不應承。伊說情願竭力的做漿洗和柄抹布來補家用，抱着黑兒的頸子沒有肯放。

阿末委實是勤勤懇懇的做起來了。最中意的去慣的夜學校的禮拜日的會裏，也就絕了跡，將力三的高屐子略略弄低了些，穿着去幫大哥的忙。對阿哲也性命似的愛他了。即使很遲，阿哲也等着阿末的來睡。阿末做完事，將白的工作衣搭在釘上，索索的解了帶子。趕緊陪阿哲一同睡。鶴吉收拾着店面而且聽，低低的聽得阿末的講故事的聲音。母親一面聽，裝着睡熟的樣子暗暗地哭。

到阿末在單衫上穿了外套，解去羽紗的垂結男兒帶，換上那幸而看不見後面，只纏得一轉的短的女帶的時候，蕭條蕭條這一種聲音，煩膩的充滿了耳朵了。應酬似的纔一熟便風涼，人說

這樣子，全北海道怕未必能收穫一粒種子，而米價却怪氣的便宜起來。阿末常常將這蕭條的事，和從四月到九月死了四個親人的事，向着各處說，但其實使阿末不適意的，却在因為蕭條而母親和哥哥的心地，全都粗暴了的事。母親嗶嗶的訶斥阿末，先前也並非全然沒有，而現在母親和哥哥，往往動不動便鬧了往常所無的激烈的口角。阿末見母親頗厲害的爲大哥所窘，心裏也會覺得快意，剛這樣想，有時又以爲母親非常之可憐了。

六

六月二十四日是力三的末七。在四五日之前，過了孩子的忌日的大姊，不知爲了縫紉或是什麼，走到鶴床來，和哥哥說着話。

阿末今天一起牀，便得了母親的軟語，因此很高興。伊對於姊姊，也連聲大姊大姊的親熱着，又獨自絮叨些什麼話，在那里做洗臉臺的掃除。

「這也拜託——這只有一點，請試一試罷。」

阿末因這聲音回頭去看，是有人將天使牌香油的廣告和小瓶的樣本分來了。阿末趕忙跑

過去，從姊姊的手裏搶過小瓶來。

「天使牌香油呢，我明天要到姊姊家裏託梳頭去，一半我搽，一半姊姊搽罷。」

「好猾呵，這孩子是。」姊姊失笑了。

阿末一說這樣的笑話，在喫飯房裏默默的不知做着甚事的母親，忽然變了憤怒了。用了含毒的口吻，說道趕緊弄乾淨了洗臉臺，這樣好天氣不漿洗，下了雪待怎樣，一面嘮叨着，向店面露出臉來。哭過似的眼睛發了腫，充血的白眼閃閃的很有些怕人。

「母親，今天爲着力三，請不要這樣的生氣了罷。」大姊想寬解伊，便溫和的說。

「力三力三，你的東西似的說，那是誰養大的，力三會怎樣，不是你們能知道的事。阿鶴也是阿鶴，滿口是生意蕭條生意蕭條，使我做得要死，但看看阿末罷，天天懶洋洋的，單是身體會長大。大姊聽得這不乾不淨的碎話，古怪的發了惱，不甚招呼，便自回去了。阿末一瞥那正在無可如何的大哥，便默默的去做事。母親永是站在房門口絮叨。鉛塊一般的悒鬱是漲滿了這家的邊際。」

阿末做完了洗臉臺的掃除，走出屋外去漿洗。還寒冷，但也可以稱得「日本晴」的晚秋太陽，斜照着店門，微微的又發些油漆的氣味。阿末對於工作起了興趣了，略有些暈熱，一面將各樣花紋的布片續續貼在板上。只有尖端通紅了的小小的手指，靈巧的在發黑的板上往來，每一蹲每一站，阿末的身軀都織出女性的優雅的曲線的模樣。在店頭看報的鶴吉也懷了美的心，無厭足的對伊只是看。

在同行公會裏有着事情。趕早喫了午飯的鶴吉走出店外的時候，阿末正在拚命做工作。「歇一會罷，喂，喫飯去。」

他和氣的說，阿末略擡頭，只一笑，便又快活的接着做事了。他走到路彎再回頭來看，阿末也正站直了目送伊的哥哥。「可愛的小子呵，」鶴吉一面想，却忽忽的走他的路。

也不管母親叫喫午飯，阿末只是一心的工作。於是來了三個小朋友，說園游地正有無限軌道的試驗，不同去一看麼。無限軌道——這名目很打動了阿末的好奇心了。阿末想去看一回，便褪下了捲袖繩，和那三個人一同走。

在道廳和鐵道管理局和區衙署的官吏的威嚴的觀覽之前，稍有些異樣的敞車，隆隆的發了聲音，通過那故意做出的障礙物去，固然沒有什麼的有趣，但到久違的野外，和同學放懷的玩耍，却是近來少有的歡娛。似乎還沒有很游玩，便驟然覺得微涼，忙看天空，不知什麼時候早就成了滿繃着灰色雲的傍晚的景色了。

阿末愕然的站住了，朋友的孩子們看見阿末突然間變了臉色，三個人都圓睜了雙眼。

七

阿末回家看時，作為依靠的哥哥還沒有回，只有母親一個人在那里烈火似的發抖：

「飯桶，那里去了。為什麼不死在那里的，喂。」給碰過一個小小的釘子之後，於是說，「要他活着的力三偏死去，倒斃了也不打緊的你却長命。用不着你滾出去！」

阿末在心裏，也反抗起來，自己想到，「便殺死，難道就死麼，」一面却將母親揭下來疊好了的漿洗的東西包在包袱裏，便出去了。阿末這時也正覺得肚飢，但並沒有喫飯的勇氣，然而臨出去時，將擱在鏡旁的天使牌的香油，拏來放在袖子裏的餘裕，却還有的。阿末在路上想道，「好，到

了姊姊家裏，要大大的告訴一通哩。便教死人，誰去死。」伊於是走到姊姊的家裏了，

平時總是姊姊急忙的迎出來的，今天却只有一個鄰近寄養着的十歲上下的女孩兒，顯着淒清的神氣，走到門口來，阿末先就挫了銳氣，一面跨進裏間去，只見姊姊默默的在那里做針黹。因爲樣子不同了，阿末便退退縮縮的站在這地方。

「坐下罷。」

姊姊用了帶刺的眼光，只對着阿末看。阿末既坐下，想要寬慰伊的姊姊，便從袖子裏摸出香油的瓶來給伊看，但是姊姊全沒有睬。

「你被母親數說了罷。先一刻也到姊姊這里來尋你哩。」

用這些話做了冒頭，裏面藏着憤怒，外面却用了溫和的口吻，對阿末說起教來。阿末開初，單是不知所以的聽，後來却逐漸的引進姊姊的話裏去了。哥哥的營業已經衰敗，每月的實收糊不了口，因此姊夫常常多少幫一點忙，但是一下雪，做木匠的工作也就全沒有了，所以正想從此以後，單用早晨的工夫，帶做點牙行一般的事，然而這也說不定可如意。力三也死了，看起來，怕終於不能

不用一個徒弟，母親又是那模樣，時時躺下，便是藥錢，積起來也就是一大宗。哲是有殘疾的，所以即使畢了小學的業，也全沒有什麼益。單在四近，從十月以來，付不出房租，被勒令出屋的，有多少家，也該知道的罷。以為這是別家的事，那是大錯的。況且分明是力三的忌日，一清早，心裏怎麼想，竟會獨自無憂無愁的去玩耍的呵。便是不中用，也得留在家裏，或者掃神堂，或者煮素菜，這樣的幫幫母親的忙，母親也就會高興，沒人情也須有分寸的。說到十四歲，再過兩三年便是出嫁的年紀了。這樣的新婦，恐未必有願意來娶的人。始終做了哥哥的擔子，被人背後指點着，一生沒趣的過活的罷，像心縱意的鬧，現就討大家的嫌憎，就是了。這樣子，姊姊一面褶疊東西，一面責阿末。而且臨了，自己也流下淚來：

「好罷，向來說，心寬的人是長壽的，母親是不見得長久的了，便是哥哥，這麼拚命做，說不定什麼時候會生病。況且我呢，不見了獨養的孩子之後，早沒有活着的意味了，單留下你一個，嘻嘻哈哈的鬧罷……提起來，有一回本就想要問的，那時你在豐平川，給孩子沒有喫什麼不好的東西麼？」

「喫什麼呢。」一向默默的低着头的阿末，趕散似的回答說，便又低了頭。「便是力三，也一起在那里……我也沒有瀉肚子的。」暫時之後，又彷彿分辯一般，加上了難解的理由。姊姊顯了十分疑心的眼光，鞭子似的看阿末。

這模樣，阿末在緘默中，忽然從心底裏傷心起來了；單是傷心起來了。不知怎的像是絞榨一般，胸口只是梗塞起來，雖然儘力熬，而氣息只促急，覺得火似的眼淚兩三滴，輕微的搔着癢一般，滾滾的流下火熱的面龐去，便再也熬不住，不由的突然哭倒了。

阿末哭而又哭的有一點鐘。力三的頑皮的臉，姊家孩子的東舐西啜的天真爛熳的臉，想一細看，這又變了父親的臉，變了母親的臉，變了覺得最親愛的哥哥鶴吉的臉了。每一回，阿末感得那眼淚，雖自己也以為多到有趣的奔流，只是不住的哭。這回却是姊姊發了愁，試用了各樣的話來勸，但是沒有效，於是終於放下，聽其自然了。

阿末哭夠了之後，偷偷的擡起臉來看，頭裏較為輕鬆，心是很淒涼的沈靜了，分明的思想，只有一個沈在這底裏。阿末的腦裏，一切執着消滅得乾乾淨淨了。「死掉罷，」阿末成了悲壯的心。

情，在胸中深深的首肯。於是靜靜的說道，「姊姊，我回去了。」便出了姊姊的家裏。

八

因為事務費了工夫，點燈之後許多時，鶴吉纔回到家裏來。店面上電燈點得很明，喫飯房裏卻只借了這光線來敷衍。那暗中，母親和阿末離開了，子然的坐着。櫥旁邊阿哲蓋了小衾衣，打着小鼾聲。鶴吉立刻想這又有了口角了罷，便開口試說些不相干的閒話來看，母親不很應答，端着蓋着碗布的素膳來，教鶴吉喫。鶴吉看時，阿末的飯菜也沒有動。

「阿末爲什麼不喫的？」

「因爲不想喫。」

這是怎樣的可憐可愛的聲音呵，鶴吉想。

鶴吉當動筷之前站起身來，走向神堂前面，對着小小的白木牌位行過一個單是形式的禮，頓然成了極淒涼的心情。因爲心地太銷沈了，便去旋開電燈，房裏面立刻很明亮，阿哲也有些驚醒了，但也就這樣的靜下去，只是添上了淒涼。

阿末不開口，將哥哥的碗筷擎到水槽旁，動手就洗。說明天再洗罷，也不聽，默默的洗好了。回來時經過神堂面前，換了燈心，行一個禮，於是套上屐子，要走出店外去。

鶴吉無端的心動了，便在阿末後面叫。阿末在外面說道：

「因為在姊姊家裏有一件忘了的事。」

鶴吉驟然生起氣來：

「胡塗蟲，何必這樣的夜晚去，明天早上起牀去，不就好麼？」正說着，母親因為要表示自己也在相幫，便接着說：

「只做些任性的事。」

阿末順從的回來了。

三個人全都躺下之後，鶴吉想起來，總覺得「只做些任性的事」這一句話說得太過了，非常不放心。阿末是石頭似的沈默着，陪阿哲睡着，臉向了那邊。

在外面，似乎下着今年的初雪，在銷沈一般的寂靜裏，昏夜深下去了。

果然，到第二日，在雪中成了白天。鶴吉起來的時候，阿末正在掃店面，母親是收拾着廚房。阿哲在店頭用的火盆旁邊包着學校的書包。阿末很能幹的給他做幫手。暫時之後，阿末說：

「阿哲。」

「唔？」阿哲雖然有了回答，阿末並不再說什麼話，便催促道，「姊姊，什麼呢？」然而阿末終於不開口。鶴吉去拏牙刷的時候，看那鏡子前面的櫥，這上面擱着一個不會在店頭的小碟子。約略七點鐘，阿末說到姊姊那里去，便離了家。正在刮主顧的臉，鶴吉並沒有怎樣的回過頭去看。

顧客出去之後，偶然一看，先前的碟子已經沒有了。

「阿呀，母親，擱在這里的碟子，是你收起來了麼？」

「什麼，碟子？」母親從裏間伸出臉來，並且說，並不知道這樣的事。鶴吉一面想道，「阿末這鴉頭，爲什麼要拏出這樣東西來呢？」一面向各處看，卻見這擺在洗面臺邊的水甕上，碟子裏面，

還黏着些白的粉一般的東西。鶴吉隨手將這交給母親收拾去了。

到了九點鐘，阿末還沒有回家，母親又嘮叨起來了。鶴吉也想待回來，至少也應該囑咐伊再上點緊，這時候，寄養在姊姊家裏的那女孩子，氣急敗壞的開了門，走進裏面來了。

「叔父，現在，現在……」伊喘吁吁的說。

鶴吉覺得滑稽，笑着說道：

「怎麼了，這麼慌張……難道叔母死了麼？」

「唔，叔父家的末兒死哩，立刻去罷。」

鶴吉聽到這話，異樣的要發出不自然的笑來。他再盤問一回說：

「說是什麼？」

「末兒死哩。」

鶴吉終於真笑了，並且隨宜的敷衍，使那女孩子回家去。

鶴吉笑着，用大聲對着正在裏間的母親講述這故事。母親一聽到，便變了臉相，跣着脚走下

店面來。

「什麼，阿末死……」母親並且也發了極不自然的笑，而忽又認真的說：「昨天晚上，阿末素齋也不喫，抱了阿哲哭……哈哈，那會有這等事，哈哈。」一面說，却又不自然的笑了。鶴吉一聽到這笑聲，心中便不由的異樣的震動。但自己却也被捲進在這裏面了，附和着說道：

「哈哈，那娃兒說些什麼呢。」

母親並不走上喫飯房去，只是懍然的站着。

其時那姊姊跳着腳跑來了。鶴吉一看見，突然想到了先刻的碟子的事——彷彿受了打擊。而且無端的心裏想道「這完了」，便拏起烟袋來插在腰帶裏。

十

這天一清早，阿末到過一回姊姊這裏來。并且說母親服粉藥很難於下嚥，倘還剩有孩子生病時候包藥的粉衣，便給幾張罷。姊姊便毫不爲意的將這交給伊了。到七點鐘，又拏了針黹來，攤在門口旁邊的三張席子的小房裏。這小房的櫥上是放着零星物件的，所以姊姊常常走進這裏

去，但也看不出阿末有什麼古怪的模樣，單是外套下面倒似乎藏着什麼東西，然而以爲不過是向來一樣的私下的食物，便也不去過問了。

大約過了三十分，阿末站起來，彷彿要到廚下去喝水。沒了孩子以來，將生水當作毒物一般看待的姊姊，便隔了紙屏訶斥阿末，教伊不要喝。阿末也就中止，走進姊姊的房裏來了。姊姊近來正信佛，這時也擦着白銅的佛具。阿末便也去幫忙。而且在三十分左右的奉經之間，也殊勝的坐在後面聽。然而忽然站起，走進三張席子的小房裏去了。好一會，姊姊驟然聽得間壁有嘔吐的聲音，便趕急拉開紙屏來看，只見阿末已經苦悶着伏下了。無論怎麼問，總是不說話，只苦悶。到後來，姊姊生了氣，在脊梁上痛打了二三下，這纔說是服了攔在家裏櫥上面的毒。而且謝罪說，死在姊姊的家裏，使你爲難，是抱歉的事。

跑進鶴吉店裏來姊姊，用了前後錯亂的說法，氣喘吁吁的對鶴吉就說了這一點事。鶴吉跑去，只見在姊姊家的小房裏鋪了牀，阿末顯着意外的坦然的臉，躺着看定了進來的哥哥。鶴吉却無論如何，不能看他妹子的臉。

想到了醫生，又跑出姊姊家去的鶴吉，便奔到近地的病院了。藥局和號房，這時剛纔張開眼。希望快來，再三的說了危急，回來等着時，等了四十分，也不見有來診的模樣。一旦平靜下去了的作嘔，又復劇烈的發動起來了。一看見阿末將臉靠在枕上，運着深的呼吸，鶴吉便坐不得，也立不得。鶴吉想，等了四十分，不要因此就誤了罷，便又跑出去了。

跑了五六町之後，却見自己穿着高屐子。真胡塗呵，這樣的時候，會有穿了高屐子跑路的人麼，這樣想着，就光了脚，又在雪地裏跑了五六町。猛然間看見自己的身邊拉過了人力車，便覺得又做了胡塗事了，於是退回二三町來尋車店。人力車是有了，而車夫是一個老頭子，似乎比鶴吉的跑路還慢得多，從退回的地方走不到一町，便是要去請的醫生的家宅。說是一切都准備了等候着，立刻將伊帶來就是了。

鶴吉更不管人力車，跑到姊姊家的裏，一問情形，似乎還不必這般急。鶴吉不由的想，這好了。阿末一定弄錯了瓶子的大小，喫了大瓶裏面的東西了。大瓶這一邊，是裝着研成粉末的苛性加里的。心裏以為一定這樣，然而也沒有當面一問的勇氣。

等候人力車，又費了多少的工夫。於是鶴吉坐了車，將阿末抱在膝上。阿末抱在哥哥的手裏，依稀的微笑了。骨肉的執着，咬住似的緊張了鶴吉的心。怎樣的想一點法子救伊的命罷，鶴吉只是這樣想。

於是阿末搬到醫生家裏。樓上的寬廣的一間屋子裏，移在雪白的墊布上面了。阿末喘息着討水喝。

「好好，現就治到你不口渴就是了。」

看起來彷彿很厚於人情的醫生，一面穿起診察衣，眼睛却不離阿末的靜靜的說。阿末溫順的點頭。醫生於是將手按在阿末的額上，仔細的看着病人，但又轉過頭來向鶴吉問道：

「昇汞喫了大約多少呢？」

鶴吉想，這到了運命的交界了。他惴惴的走近阿末，附耳說：

「阿末，你喫的是大瓶還是小瓶？」

他說着，用手比了大小給伊看。阿末張着帶熱的眼睛看定了哥哥，用明白的話回答道：

大約過了十五分，阿末突然似乎大喫一驚的張開眼，求救似的向四近看，從枕上擡起頭來，但忽而大吐起來了。從昨天早晨起，什麼都未下嚥的胃，只吐出了一些泡沫和黏液。

「胸口難受呵，哥哥。」

鶴吉給在脊梁上撫摩，不開口，深深的點頭。

「便所。」

阿末說着，便要站起來，大家去扶住，却意外的健實起來了。說給用便器，無論如何總不聽。託鶴吉支着肩膀，自己走下去。樓梯也要自己走，鶴吉硬將伊負在背上，說道：

「怎麼樓梯也要自己走，會摔死的呵。」

阿末便在什麼處所微微的含着笑影，說道：

「死掉也不要緊的。」

下痢很不少。吐瀉有這麼多。總算是有望的事。阿末因爲苦悶，背上像大波一般高低，一面呼呼的噓着很熱的臭氣，嘴唇都索索的乾破了，頰上是漲着美麗的紅暈。

阿末停止了訴說胸口的苦楚之後，又很說起腹痛來了。這是一種慘酷的苦悶。然而阿末竟很堅忍，說再到一回便所去，其實是氣力已經衰脫，在床上大下其血了。從鼻子裏也流了許多血。在攪着空中撕着墊布的淒慘的苦悶中，接着是使人悚然的可怕的昏睡的寂靜。

其時先在那里措辦費用的姊姊也到了。伊將阿末的亂麻一般的黑髮，堅牢不散的重行梳起來。沒有一個人不想救活阿末。而在其間，阿末是一秒一秒的死下去了。

但在阿末，却絕沒有顯出想活的情形。伊那可憐的堅固的覺悟，尤其使大家很慘痛。阿末忽然出了昏睡，叫道「哥哥。」在屋角裏啜泣的鶴吉慌忙拭着眼，走近枕邊來。

「哲呢？」

「哲麼，」哥哥的話在這裡中止了。「哲麼，上學校去了，叫他來罷？」

阿末從哥哥背轉頭去，輕輕的說：

「在學校，不叫也好。」

這是阿末的最後的話。

然而也仍然叫了哲來。但阿末的意識已經不活動，認不得阿哲了。——硬留着看家的母親，也發狂似的奔來。母親帶來了阿末最喜歡的好衣裳，而且定要給伊穿在身上。旁人阻勸時，便道，那麼，給我這樣辦罷，於是將衣服蓋了阿末，自己睡在伊身邊。這時阿末的知覺已經消失，醫生也就任憑母親隨意做去了。

「阿阿，是了是了，這就是了。做了做了。做了呵。母親在這裡，不要哭罷。阿阿，是了。阿阿，是了。母親一面說，一面到處的撫摩。就是這樣，到了下午三點半，阿末便和十四年時短促的生命，成了永訣了。」

第二日的午後，鶴牀舉行第五人的葬儀。在纔下的潔白的雪中，小小的一棺以及與這相稱的一羣相送的人們，印出了難看的汗跡。鶴吉和姊姊都立在店門前，目送着這小行列。棺後面，捧着牌位的跛足的阿哲，穿了力三和阿末穿舊的高屐子，一顛一拐高高低低的走着，也看得很分明。

姊姊是揉着念珠默念了。在遇了逆緣的姊姊和鶴吉的念佛的掌上，雪花從背後飄落下來。

大正五年（1916）一月白樺所載

亡姊

長與善郎

這是明治二十七年夏天的事情，正是日清戰爭開始不久的時候。我剛纔六歲，同每年一樣的跟著許多兄姊，中間還夾著親戚家的人，往鎌倉海濱院邊的一所整潔的別莊去避暑。

這時候在我家總算是安樂的時代，在德國留學了十多年的長兄於一年前歸國，不久就結婚了。其次的一個長姊，也嫁到別人家去了。父親雖然已經五十四五歲，却還富於辦事的精力，到處奔走，正在很忙碌的活動的時候，母親也很康健，其他的小孩們也沒有一個害病，大家熱鬧的過愉快的日子。

就是在鎌倉，最小的的小兒子的我被人叫作「缺齒的頑皮」和「哥兒」，被大家所嘲弄，便要執拗，叫喊，或是戲弄或惡作劇，但也總是爲人家所珍重所愛憐。那時候的記憶雖然已極朦朧了，有幾件妙的事情却還是好好的記著。

(註1) 缺齒的頑皮(Misoppa no amatatare)——頑皮原意是發嬌，又 Misoppa (味噌齒)專指小孩毀齒以前，門

牙碎落，僅存黑色牙根之稱。

哥兒東京語作 (Boochan) 源出 (Bosan) 義作和尙。此處所用爲 Panchi 係大阪語，含嘲弄之思，故本文云云。

在此刻雖然有近萬的人住在那里，別莊什麼也多了，那時說是鎌倉，實在還是一個偏僻的鄉村，記得只有 Y 君和 O 君的別莊，此外雖或還有，也極寥寥，近地都滿種著白薯西瓜香瓜和蕎麥等，什麼偷西瓜這些事很是流行。我們也差不多每晚跟了書生等人。從近旁滿種西瓜的田裏——對於母親原是隱瞞著的——揀那大的很輕便的偷摘三四個，抱了回來。倘若去買，大的也不過七八分錢一個，但是夜裏悄悄的出去偷的這件事情，很有趣，所以坦然的常常去做。偷來的小的西瓜，大抵隨後一定將他裏邊的肉挖空，皮外面彫刻上富士山等花樣做成「西瓜燈」。有一個名叫阿吉的賣魚的人，時常拏了新鮮的魚到家裏來賣。有一天對母親說，「近來因爲兒子上學校去，（那時候在長谷有一個很小的學校設立起來了。）所以每月學費要被拏去五分錢哩！」母親聽了，不禁笑將起來。這事也還記得。

在風止息了的平靜的傍晚，兄弟五人——我們本來有八個兄弟，但那時在那里聚會的，記得的確只有五人——合在一起，直到四邊暗黑，略略過於風涼的時候，大家手拉著手，在海岸或松原裏愉快的散步。我在無論何時，總是挾在悌兄——其中最大的哥哥——和比我大九歲的藤姊（Chinesan）——名叫藤子但我們總是這樣的叫伊（二）——的中間。很高興的喧噪著。藤姊常用了優美的聲音唱著那「風和波護送了……」的歌，大家也模仿了唱著。有時候模仿宿在海濱院的西洋人的跳舞，或縱或跳，或互相鞠躬的游嬉。這時候的快樂，我相信終生不能忘記。

在許多兄姊之中，我不知怎的最喜歡藤姊。藤姊是一個在日本人裏少見的皮色白晳，性情和藹的好人。父親和母親關於這個阿姊似乎平常也頗自誇，現在從照片上看來，並不是所謂美人式的一定的姿色，但是有說不盡的優美和溫雅，而且與人有一種花霞（三）似的淡淡的溫暖的感覺，這是我所相信的。我非常喜歡藤姊的緣故，也並非單為這個阿姊很憐愛我，所以任意的反射的覺得喜歡，更精細的說來，我喜歡這個阿姊同時也十分的尊敬。

（註一）藤姊本應作 Fujinesan 省作 Jinesan，又轉作 Chinesan 所以本文中這一句申明其故。

那時我們東京的家，在麻布內田山的山坡上面。漆成紫色的木造的洋房的下面有長著青草的庭院，現在走去時一點都不廣闊，那時却覺得是非常之大的一個院子。這草原的邊界用木瓜叢編成的籬笆，沿著洋房曲折的排列著。到四五月，從柔軟的土裏發出甘甜的氣息來的時候，木瓜便很美麗的開放淡紅的白的紅的花朵，我們常常從花萼裏去舔甜的蜜汁。我還很明瞭的記得，在這裡踏了紫雲英和蒲公英的花捉迷藏（Onigokko）的時候，藤姊嗷嗷的叫著，露出了白的足脛，向我追來的登登的足音。我雖然小，却跑的頗快，但是也願意被藤姊所捉住，所以便即被捉了。還有每天早晨，我一定偷偷的爬到母親的〔空〕棉被裏去，從溫暖的夜衣（四）中間將頭伸進伸出的鬧着玩，那時並排睡著的藤姊說道，「善郎（Yocchan）你又……」這個笑嬉嬉的面貌，我也還記憶著。

下午喫點心的時候，一定將好喫的地方許多分給我。這事略略成了流弊，後來我凡遇見別

（註三）花霞（Hanakasumi），謂花盛開時，花光映發，遠望如紅霞，大抵形容櫻花時節的景色。

（註四）夜衣（Kaimaki）如棉衣而大，被之一種。

人不將好喫的地方分給我，便要不平發起怒來。

藤姊是天性慈悲的人，對於弱的小的可憐的東西，同情心很強，在乞丐前面，倘不給他錢，無論怎樣是走不過去的。在我看來，這決不是出於做作，實在是從天真爛漫的慈悲心出來的，我現在還是這樣相信。阿姊因為我最小，有同父母早別的運命，所以對於我有一種特別的好意，也未可知。

那時女學校裏大約是教著舞蹈，阿姊也在練習。其實也只是幼稚的東西罷了，我却因為這是藤姊的事情，覺得很巧妙。一天晚上我們一家去赴親戚家的宴會，大家要叫阿姊和伊同級的朋友那家的名叫光子的女兒，同演學校裏所教的「金剛石」的一種舞蹈，兩個人便舞了起來。我雖然還小，但是阿姊的贊美者，所以對著在旁的同伴的女兒，說自己的阿姊的舞蹈高妙得多，要超過一級罷，莫名其妙是自誇，其實那舞蹈當然並不是那樣的了不得。

這年（二十七年）裏，因為中元的緣故罷，我們兄弟們將母親留在後邊，先往鎌倉去了，過了一禮拜，母親纔從東京趕來。那時別的兄弟們都大喜的陸續到門口去迎接，母親因為看不見我，

便問「哥兒在那里呢？」阿姊笑了說，「太高興了，出不來了，躲在什麼地方呢。」我當時終於被母親尋著抱住了的時候，高興的半分執拗著，哭著笑起來了。現在想像起來，覺得可笑，但可見我是這樣很有點女性的孱弱的養育下來的了。

海濱院裏有西洋的報紙到來，裏邊似乎載著虛報；什麼日本的海軍被支那艦隊擊得粉碎，定遠鎮遠這些大軍艦什麼時候出現在鎌倉海口加以礮擊都說不定。我聽了這種風說很害怕，也正是這時候的事情。阿姊總是說，「不要緊，日本人是忠義的，暫時敗了，末後總會得勝的……」那樣的支那人手裏，會輸給他的麼？……」這樣說著，安慰我和美姑——比我大兩歲的阿姊，——伊自己的心裏大約也是驚惶著的。

我們兄弟們都比較的和睦的游嬉著。我對於誰都沒有嫌惡。偶然吵鬧起來，藤姊總幫助最小的我，也不去申斥別的兄弟們，只是溫和的撫慰，所以在我們中間真是一個柔和的主權者。調停者。我們對於這個主權者的話，無論什麼都柔順的聽從。倘從我們中間拔去了這柔和的主權者，那時應當怎樣的無聊寂寞，在我們心裏都各自感著。

我只有過一回，對於這個主權者反抗而且發怒。這是在一天下雨的時候，我從滑川的河岸，捉了一個小烏龜，很高興的拏回家，珍重的飼養著，這天晚上阿姊悄悄的將他放走了。那時我發怒，至於打了阿姊。但我對於阿姊的反抗，一生也只有這一回。

我們的習慣，早晚兩次去海水浴。回想起來，我那時對於海水浴並不怎樣喜歡。有一回在水際曾經被波浪很凶的推了一交，又在親戚的男人四郎的粗腕上，攔住了肚腹，危險似的同小烏龜一般的動著手脚〔學游泳〕也覺得可怕，所以還是在沙上築城，或者捉紅蟹，這種游嬉更是可喜。

藤姊是活潑的人，喜歡海水浴，但也自然不大能游泳。在海水剛到胸下的地方，抓住了木板，砰的擊水，已經是絕頂了。其餘的人也都是相差不多，能夠向站不著的海口方面出去游泳的。只有悌兄，姓瀬戶的書生和名叫與介的車夫罷了。我們大約游泳或嬉戲了二十分鐘之後，走過一町餘的松林路，回家來喫早飯或晚飯，是一定的例。穿著紫色箭形飛白染的衣服，活潑的從沙山跑下去的藤姊的姿態，如今還是映在我的眼前。

八月十四日是清朗的天氣。早上我爲了什麼緣故，停了海水浴，同母親兩個人留在家裏。忽然的美姑從對面沙山喘息著運著短小的脚步跑來，將近別莊的時候，用了哭泣似的尖細聲音叫喊道：「藤姊被沖去了！」母親拋了一切，赤著腳忙亂的從板廊跳下，向海岸奔去。我也莫名其妙，總只覺得「不得了」也赤著腳跟了母親走。正在家裏修理屋頂的工人，也跳下來，一同奔向海邊去。

到得海岸一看，照在強烈的夏天日光底下的海，似乎非常平靜的攤著。這以後我只是張皇皇的事情怎樣了，我不大明白。只有後來從別人聽來的話，還同自己的記憶一樣，約畧記得。

那一天據說是強的退潮的日子。母親自然是不知道這些事。阿姊本有些不很想要去，因爲天氣很好，所以硬勸了叫伊到海邊去。一面用楊枝（刷著牙齒）用手巾包著頭髮的阿姊的臉，從下面望去很美麗，這原來是最後的一見了，母親在近時曾經這樣的說。

退潮的時候，水面同鏡一般，和平常沒有什麼不同，但水底有強大的力，往海口那邊牽扯。再去打聽，平常從稻村崎或材木座陸續出發的漁船，當日在海面上一隻不出現，並排著擱在沙上。

悌兄一個人照例向著由井濱偏左的斜著游泳過去，以後只賸了一個車夫與介，和女人小孩了。阿姊抓住了木板，正同平常一樣磅礴的擊水，被從後面來的浪頭用力的一捲便是結局，即使在淺的地方，水底的牽扯的力量大約也並非微弱的。閨女的氣力所能够踏得住，所以忽然的被冲了二町餘，向著海口流去。與介趕緊游去，其時阿姊的身體已經看不見了，只有女人的黃的頭髮在離海岸十餘町的海面上隱約出現，叫做勇哥兒的十二歲的阿哥拼命的跑到舟夫那裏，託他開船出去，美姑也盡力的到別莊裏來送信。悌兄聽了海岸上的呼聲，也知道了，忘我似的向著阿姊這方面游去。船拖延了一會，這纔開出去了。但是萬事都已經遲了。母親一面歎著氣，狂人似的將書生和舟夫逼著出發的時候，阿姊的身體已經在稻村崎附近的海上，像木片或什麼似的，不能確認，或隱或現的這個時候了。

然而與介很能游泳，終於到了阿姊的地方了。可是他抓住了阿姊的癱軟的身子的時候，與介也已經沒有再游泳回來的餘力了。暫時之間只是和阿姊一同沈下去，又一同的浮上來，慢慢的被冲到海口外邊去。在海岸上據說還微微的聽到阿姊的呼聲。但是兩隻三隻接連的出去的

船，也只是徒然的在海上彷徨。溺在水裏漸漸的遠去的阿姊的形態，已經不甚和車夫出現到水面上來了。末後却望見有一個黑影，從水面拉到船上來，山坡上的人看這隻船的近來，當作唯一的希望，都伸著頸頸等候著。原來被救的不是阿姊，却是與介。他終於再也拉不住阿姊，放了他的手了。與介暫時受了救治，漸漸的回復過來，但是阿姊的形態終於不見了。那時我們小人們很恨這被救的與介。只要他不放手，阿姊當然也一同救起來了，他真是不忠的無情的東西，我們這樣說著，憎惡與介，甚至於憤激的說阿姊是爲了與介而死的。

船一隻兩隻的接連著徒然的回來。悌兄跪在浪打的岸際，「母親，籐子沒有救了……請你饒恕！」這樣說著號哭起來的時候，被許多小孩一齊哭了圍繞著的母親的心情——阿姊本身的苦難，自然也很可體察，——至今想起來，實在是不能忍受。

詳細的事情雖然忘記了，別莊方面便即將「藤病危」的電報向各方發出。海上再派船出去，著手搜索。本來因爲公事在箱根的父親，留在東京的長兄夫婦，在橫濱的次兄，親戚家的人，到了下午都齊集在這狹小的別莊裏，哭泣哀悼。母親說今天恰巧不願意去的阿姊，無理的勸了叫伊

到海裏去，這是我故意的遣伊去死的，阿姊是被自己所害死的，這樣說了不可堪的哀悔，在父親面前貼地的拄著兩手〔謝罪〕，哭到俯伏著了。平常鎮靜的父親〔這時候〕也起了腦充血，流下鼻血來。過了一會，「藤溺氣」的電報，又向各方發出去。

一切都是迷茫昏亂。怎樣的經過，我不曾的確的記憶。只是大約在夜裏十點鐘的時候，母親忽然的說，在海岸的方面，的確聽得呼聲。我們也似乎覺得細細的微微的，但是明瞭的聽到阿姊的聲音。於是將我們小孩留下，大家點了燈籠，陸續的往海邊去，憑空叫喚著，或是打發船出去。

那時候是連夜的明月。喜歡月色的阿姊常常同了極和睦的梯兄兩個人，從夜裏十點鐘時分，往海邊賞月去。或者許多人浴著月光捉迷藏的時候，也常有的。張大了眼，在牀上不安的動著的美姑和我，終於爬出到板廊上，茫然的怨恨似的望著在黑的松林之間輝耀的金色的海面，懷著憎惡夢中似的聽著彷彿逼近的波聲。直到昨夜爲止，常到我們小小的枕邊，可愛的講各種的話使我們就眠的那藤姊，現在只是一件浴衣，更沒有呻呼的氣力，獨自一個人在寒冷的水上，浴著淒厲的月光，漂泊在那裏呢。想到這裏，不禁出了聲，兩個人大哭起來了。但是一方面對於這藤

姊真是已經死了，已經沒有了這一件事，又還未能習慣。總只覺得可怕的騷擾開始了，彷彿在夢中看著模樣。見了人家的哭，母樣的頃刻瘦損了，變成了狂人的樣子，也自忽然覺得悲哀，或是害怕，但這也並非從心底裏出來，看著四邊不時的聚集了許多人，囂囂的喧擾著，又奇妙的覺得熱鬧而且有趣。而且收拾玩具什麼回東京去的這件事，無端的覺得快樂，當時也還有這樣思想的餘裕。但從現在看來，也沒有什麼別的，只是張皇著罷了。

這回一定得救，藤姊將被他們帶了回來罷，這樣說著，兩個人都不安的等著，到了清早的五點鐘，大家然悄悄的蕭索的回來了，自然誰都不曾帶著。

這樣的兩天在夢裏過去了。其閒打發船出去，又將神佛的護符和木株，許多棵的投到海裏去，可是一點鐘都沒有用。

第三日的一天裏，阿哥和親戚的男人許多人從江之島開船，過了七里濱將近稻村崎的海口的時候，突然在近旁的水面，浮起一個閨女的身體來。以為永久葬在海底了的阿姊的屍身，在夏天的赫灼的日中，偶然的遂被拉上到這船上來了。

我在母親絡了袖絆敏捷的收拾著放在板上的阿姊的屍身的時做，只是害怕似的偷偷的瞥見阿姊的閉著眼的白的陰鬱的面貌和散亂的長的黑髮。阿姊的身體上，不知道被岩石所擦，還是爲魚所咬，各處都有傷痕，沁出血水，頭髮上滿纏著水藻，到後來聽得人家是這樣說。

正是那天的前夜的事情。母親因爲天氣太熱睡不著，夜半獨自一個走到月光照著的板廊上去乘涼。過了一刻，母親又回到牀上來忽然向帳子裏望去，覺得在自己旁邊睡著的柔細綽約的阿姊的姿態，不知怎麼在映進來的月光底下，正如剝了皮的大樹的榦段什麼一般，擁腫的躺著。這個印象之淒厲，母親不禁打了一個寒噤。原來這不過是無憑的錯覺，立即知道了；但是母親後來說起，這時候的阿姊的印象，正同溺死了上來的時候的阿姊的姿態一般無二。然而母親恐怕這怪異的話要污了阿姊的美而神聖的印象，所以不願意說，對誰也不會講過。我聽到這話，也還是近日的事情。

我們的溫和的藤姊，這樣的以十六歲的夏天爲末期，死了這極淒慘的死了。

第二天，阿姊的屍身斂在棺裏，同了悲歎的父母兄弟親戚知人，運到東京的自家去了。在夏

蟬喧囂的叫著的八月中旬，設在微暗的十席（五）的正室裏的阿姊的佛壇（六）面前，法華宗的和尙每晚念經的涼淒的聲音，至今還覺得在我們的胸中，很有節奏的反響。

兩三天以後，阿姊葬在谷中的墓地裏去了；但是在第二年正值周年忌的時候，母親說將阿姊獨自一個人葬在谷中的陰氣寂寞的土裏，總是太可憐了，於是便將墳遷到和自家相近的日光很好而且陽氣的青山來了。

自從這回災難以後，我們的家庭正與先前的長閑的愉快相反，實在變了暗淡的寂寞的了。父親生了腦病，以前的精力頓然失却，母親逐日的衰弱下去，損了健康，好久患著歇斯迭里症。父親在清早的時候，窺看著蒼白的兩頰，下陷的母親的平靜的睡容，心裏猜疑這可不是死了麼，這種事情也常有之。我們無論做什麼事，也失了快樂，像先前那樣的從心裏笑出來，大家喧擾著的事情，也不大了。自此以來我們的家庭裏沒有遇見春天的時候，似乎覺得始終只是在秋冬中

（註五）一席長六尺，寬三尺，十席即一百八十方尺的面積。

（註六）佛壇即死者的神位，日本通稱死者曰佛（Hotoke）故云。

經過。兄弟的人數多了，或者缺少一個人，是當然的事，也未可知；但是死是那樣的死，人又是那樣的人，所以在我們一家裏，實在是一個大的打擊。時日漸漸過去，我對於阿姊的死也漸漸的痛切的感到，坐在佛壇面前一心念著經的母親的背後，沒有一回不哭，每每因了什麼事情，想記藤姊來，或在夢中看見母親莫說鎌倉，便是平常的海也不願意見了，覺得也是無怪其然的。

我還一點人事都不知道的時候，在多有波瀾的家庭裏長大，與母親共受苦辛的阿姊，在七八歲時患了別的兄弟所都沒有的肺病。醫生看了阿姊的細小的胸膈，對父親說這是無論如何不能長命的體格。直到十二三歲爲止，阿姊總是胸部縛著濕漉的綳帶。八帶的時候，曾同父母到過熱海，有一回走過源湯的前面，阿姊一個人蹣跚的走到上升的水汽的旁邊，用小手抓住了鐵柵門，行那深呼吸，父母看了不禁掉下淚來。無論怎樣，似乎阿姊生來原是短命的了。

父親取了一個「珠光院秋露妙圓童女」的法名，（七）親自寫了墓碑，刻在可愛的花岡石上面，立在谷中的墓地，到今年已經是十八年了。這其間父親死了，長兄也死了。但是在我的腦裏，不

（註七）日本大多數奉佛教，死後別取法名鑄石，俗名略而不書，成則書於碑的陰側。

知爲什麼緣故，我在幼小時候遇見的阿姊的死的記憶，在現今仍是最強烈最新鮮的刺激，反復的出現。而且每想到這個的時節，心中覺得平常將感傷的，(Sentimental) 這件事一概排斥的事情，實在是空虛而且毫無意義的。

阿姊如生存著，今年正是三十四歲了。這其間阿姊怎樣的變化了罷，這不能知道。或者在那時死了，在阿姊正是最幸也未可知。但在我因爲近親的女人得了若干對於女性的不快與誤解，而且此外不大有認識的女人的我，只有在想起幼少時候的薄命的阿姊的面影的時節，纔能真實的感到女性的温情罷了。從順而且溫雅，快活而且在朦朧的瞳子底下潛著眼淚的阿姊，在我還是一種美而溫和的偶像罷。

明治四十五年(1912)三月五日。

山上的觀音

長與 善郎

山上的岩室裏有一尊觀音。

一天的晚間，一個女人前來訪問，說道，

「尊貴的觀音大士。我是一個不幸的女人。我的家裏，一直到今年的春天爲止，是爲人家所歎羨的那樣豐裕而且幸福的家庭。但是這個幸福忽然的倒塌了。丈夫欺騙著我，他暗地裏和別個女人私通著了。」

「這是常有的事情，觀音說。

「而且不但如此，我的可愛的小孩得了急病，突然的死了。」

「很可憐的，——却是常有的事情。」

「這是常有的事情，自然我也知道的。但是無論怎樣說是常有的事情，我終是不能忘懷。」

「那是知道的。所以我說這是常有的事情。但是你的丈夫決不是無情的男子，因了你的可

愛的小孩死了的事情，他也略爲覺醒了罷。」

「是的。我將小孩的冷而且硬的小小的兩手，拱著放在剛纔苦痛著的胸前，慟哭了的時候，丈夫見了這情形以後，便驟然變成別一個人的樣子了。他流著淚喃喃的說。這都是我的報應，請你饒恕我罷。」

「那麼你也有了饒恕你丈夫的意思了罷。」

「是的。我從見了正同你一樣的小孩的死的容貌，見了丈夫真正改悔的情形之後，我反覺得要對丈夫謝罪，懺悔對他無情的罪過了。」

「可憐的人們呵。」

「但是，觀音大士，我們雖然這樣的互相饒恕了，運命却還不肯饒恕我們。丈夫經營着的商業，突然的倒壞了。」

「你們向來將應該落在人家手裏的東西，自己拏得未免太多了。」

「這雖然是如此，但是做著同我們一樣的事，却一點都不曾遇見惡運的人，正多著呢。只有

我們是命運不好罷了。人們將自己的事情攔起，並不想自己只是運好，却來冷笑我們的不幸。大家說著同情似的話，肚裏却正覺得爽快哩。」

「怨恨那些事情，有什麼用呢。你們除了悔恨當初模仿不好的人的行為，做了不正當的事情了，悔不會去營誠實的正常的商業以外，沒有別的辦法。你們應該悔恨自己信託著惡運來時立即倒壞的那種東西，却安心著的那愚蠢。但是在這悔恨的中間，倘若夾雜著一點怨恨別人或是嫉妬的不純的心，你們就不能得救了。」

那女人和觀音說著種種的話，談了好久。這時候女人的心漸漸的安靜清爽了，而且不知怎的變成一種光明幸福的心情了。

「觀音大士，我的丈夫正苦悶著，煩惱著。他說，比死還要苦悶。這兩三日裏飯也不喫，夜裏也不睡，完全瘦損了。我不忍看他這個樣子了。我想用了觀音大士的利益，在丈夫的心裏，也給他一點平和。」

「可憐的男子呵。我也想給他這樣做。」



他省悟麼？」
「我這裡不能移動，」觀音答說。

「爲什麼不能呢？觀音大士所不能到的地方，豈不是應該沒有的麼？」

「我什麼地方都去，凡是我所想去的地方。但是被人家招引了，被人家牽拉著，却是不去。同人們一般的用這個身子走著，却是不去。」

「那麼，不和我一同去也可以的。我並不是來招你去，我只是懇求罷了。」

「我知道你的家。倘若我想去，就是你不來懇求，我也會去的。」

「那麼你肯來麼？」

「這便是我也不知道。你的丈夫真是叫我的時候，我可以去。但是我的身子不得不在這裡，因爲人們以爲我在這裡的，都到這裡來見我。但便是到這裡來見我的人，也未必真是都見到我了。要真是見到我，必須真心的愛我，叫我，爲了我的緣故無論什麼東西都肯拋棄纔行。這樣的人

將我當作自己的東西，而且我也將那個人當作自己的東西了。只在困難時候纔來求我的幫助，我對於這些人，不能夠布施什麼利益。」

「但是，觀音大士，我在你的身邊，心裏很輕爽，很安靜了；我想使我的丈夫至少也能嘗到這樣的心情。」

「這正同在光的旁邊，自然也有光明，是一樣的事。但是這只在光的旁邊的時候，纔是如此，倘若離開那里，又回到原來的暗黑裏去了。想要得著不斷的光明，非取到這光的本體不可，而且非將他緊緊的帶在自己的身上不可。你回去罷。你安慰你丈夫的心，又試去竭力的使你的丈夫愛我，而且唯一的信託我。你的丈夫真是有了這樣的心，自發的愛我，並不計算我的返報或不反報，只是一心的愛我，那時候我將去會見你的丈夫。在你丈夫的心沒有變動的期限裏，將不離開你丈夫的旁邊，給他安心與幸福。」

「但是，觀音大士，我的丈夫現在忙的昏了，決不肯聽我的說話。我無論說些什麼，他一定是連聽也不要聽的。」

「那麼沒有法子了。你且候著，等那樣的時候的到來罷。」

「但是，但是，觀音大士，丈夫在這期間或者自殺了也說不定。我不能等著那樣的時候。唉，倘若丈夫自殺了，我將怎樣呢？」

「可憐的人們。但是我不能做勉強的事。無論怎樣的可憐，我不能往並不自發的求我，也不愛我，又不為我的緣故而工作的人那里去。」

「唉，觀音大士，這樣，豈不是太無慈悲了麼？救助不能愛你的那不幸的盲人，安慰他們，豈不更是你的事業麼？那麼纔真是難得的觀音大士哩。倘說只愛那愛你的人，那便沒有傳尊崇為大慈大悲的觀音大士的理由了。那樣的事，便是凡人也會做的。觀音大士，你是觀音大士，是大慈大悲的觀音大士呀。你不會說出這樣冷酷的話來的。」

「你是錯了。我是你們的所有，你們却不是我的所有，這件事你不曾知道。我當真的憐憫你們。我們當真是可憐的人。我爲了你們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淚，但是你們却不由我隨意安排。我並不是對你們冷淡，乃是你們對我冷淡。只在迫切的時候纔跑到我這里來，而且還是悄悄的，像是

可羞的事情一般。所以你也在今夜，除了星光更沒有別的東西照著的夜間，偷偷的走到這裏來了。等到運氣稍好一點，你們又立即忘記了我，將我棄捨了。這叫做不懂情理。我是第一厭惡那些一想情願的人。我只對於真是懷慕我，盡力的做正當的事，也不想到報酬，單在愛我這件事的中間尋求人所不知的快樂的人，纔給他安靜的利益。對於到我這裏來的人，我極喜歡幫助他，愉快的交際，親切的待遇他。但是自己沒有到我這裏來的意思的人，我並不硬叫他來；還有自己願意從我這裏走去的人，我也不硬留他住。我不能答沒有叫我的人，也不能留離我而去的人。他們以為我將追趕離我而去的人，硬留他住，那是不懂道理，不知身分的人罷了。然而人們忘記了自己的事情，只是申訴，說我是冷淡，說我不是真的觀音，是假觀音，甚至還有將唾沫唾在我身上，一面却任意的稱我作什麼大慈大悲的觀音。——我不是冷的石頭。本來我也並不願意獨自一個人住在這樣冷靜的山裏。我想住在你們的中間，但是你們將我當做厭物，驅逐我，拏我追到這樣地方來了。寂寞的該是我哩。可是到了自己的力量沒有效用的時候，又姑且嘗試，跑到我這裏來，說大慈大悲的觀音大士，請你給我設法。請你想想罷。我同情於你們，但是你們叫我做不能做的

事情，那是沒有道理了。我並不是運命之神。你們應該只叫我做能做的事情。那麼我也儘量的給你們做大慈大悲的觀音。」

「好罷。我不再請求你了。誰來請求呢？假觀音！木偶觀音！無情的觀音！一點都不希罕！沒有叫這樣的觀音到家裏去，倒是幸事哩！唉，我真是馱了。人們說你是假觀音，我總是不相信，還道是當真慈悲親切的觀音大士，那是馱極了，真是大錯了。沒有施利益的神通力，說什麼好好的話，想來唐塞，我不上你的當了。噯，馱極了！低低的叩頭，白損失了！你隨意罷！我會去求真的觀音大士去的。」

女人這樣說了，掙石頭打那觀音，又用唾沫唾伊，於是走回去了。

「可憐的！」

觀音望著伊的後影去了，輕輕的說。

到網走去

志賀 直哉

我寫信給宇都宮的朋友說，「日光的歸途，定當奉擾，」得到回信說，「請你來邀我，我也要
去呢。」

這是八月裏酷熱時候的事。我特地揀了下午四點二十分的火車，到朋友那里去。火車是開往青森的，我到上野車站的時候，已經有許多人聚集在剪票的門口了；我也就站在他們的隊裏。鈴響了，剪票的門開了。大家一齊騷擾起來。剪刀聲接連的響。手提的行李，被票門的木柵支住了，歪着嘴儘力牽扯的人；從行列裏溜了出去，又復強要擠入的人；還有努力不許他進來的人；平常的照例的混亂。警察用了可厭的眼色，從剪票的人的背後，對着一個一個的旅客看着。好容易過了這關的人們，都在月臺上小步的跑，也不聽站夫「前邊空着，前邊空着」的呼聲，各自爭先的想上最近的客車去。我預計去坐最先的一輛車，所以儘向前跑。

前邊的客車果然空着。我便走進最先的車的後邊的一間裏。在後邊的客車裏坐不下的人

們，也漸漸擁到這裏來了。但也還只有七成坐滿的樣子。開車的時刻近來了，只聽得遠近關閉車門和加上搭鉗的聲音。一個帽上盤着紅線的站員，正要關閉我所坐的這一輛的車門，舉起手來說道，「請這邊來，這邊！」開了門等候着，一個二十六七歲的顏色白淨頭髮稀少的女人，背着一個小孩，手裏又攙着一個，走上車來。火車就開駛了。

女人在我的對面，當着西晒的窗邊坐下，實在除了那里也沒有空位了。

「阿母，你讓給我坐！」七歲左右的男孩皺着眉頭說。

「這里熱呢，」母親一面將背上的嬰兒放下，靜靜的說。

「熱也不要緊！」

「坐在日光裏，又要頭痛了。」

「我說不要緊……」小孩裝了可怕的臉，惡眼看着母親。

「瀧兒，」母親靜靜的將臉湊近他說，「以後是要到遠的地方去了，倘若在半路上你的頭又疼痛起來，阿母真要窘得要哭了。是乖孩子，聽阿母的話罷。而且略等一刻，沒有太陽的窗就會空

出來的，那時你便可以移到那里去。懂了麼？」

「我說頭什麼不會痛的……」小孩還是頑強的主張。母親現出一種悲戚的神氣，說道，

「那是窘了。」

我突然說道，「請到這里來，」我在窗下讓出一尺左右的空地，「在這里太陽是曬不着了。」

小孩用了討厭的眼光望着我。是一個臉色很壞，凶門張開的奇妙的小孩，我心裏想，又覺得一種不愉快的感覺。小孩的耳朵與鼻子裏都塞着綿絮。

「阿，真對不起了。」女人的悲戚的臉上現出微笑來，「瀧兒，你道謝，就借那地方去坐罷。」伊用手推他的背，叫他過來。

「請過來！」我攙着他的手，將他坐在我的旁邊。小孩時時用奇怪的眼色看着我的臉，過了一刻，漸漸的在那里專心看外邊的景色了。

「你只是向着那邊看去，不然煤灰會吹進眼睛裏去呢。」我這樣說，小孩也不回答。隨後火車到了浦和了。坐在我的正對面的兩個人在這里下車去了，女人便帶了行李搬到這邊來。說是行

李，原不過一隻女人用的信玄袋（一）和一個包裹罷了。

「瀧兒，到這邊來罷。——真真多謝了。」女人說着，向我行一個禮。伊這樣一動，背上睡着的嬰兒醒了，便啼哭起來。

「好罷好罷，」母親將嬰兒放在膝上，搖蕩着，又慰撫似的說，「吃奶麼，吃奶麼？」但是嬰兒反挺着身子，哭得更利害了。「阿，好罷好罷，」母親還只是這樣說；後來又道，「好吃的，（二）給你罷。」一隻手便從信玄袋裏掏出一顆「園之露」（三）來給伊。嬰兒却還是哭着沒有歇。

「阿母，我呢！小孩在旁邊裝了非常不平的模樣說。

「你自己拏了吃罷。」母親說着，解開胸懷，給嬰兒吃奶，又從腰帶中間拿出一方微舊的絹手帕，夾在領下，又垂下去將解開的胸前遮蓋了。

（註一）一種布袋，以板爲底，袋口貫繩，可以收束。

（註二）小兒稱點心如此。

（註三）乾點心的名稱。

小孩伸手在信玄袋裏摸了一回，搖頭說道，「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怎樣的呢？」

「圓的。」

「圓的沒有了，那個不會拿來。」

「不行……不是圓的不行！」小孩用鼻音說。

「這底下有果子糖在那里，你吃那個罷。乖孩子，果子糖也很好吃的呢。」

小孩不大願意的點頭。母親又用一隻手取出糖來，將四顆糖放在小孩的手上。

「還要多！」小孩說。母親又添了兩顆。

嬰兒已經吃飽了奶，拿了從母親頭上落下來的蜜蠟的前櫛，玩弄了一回，便拿到口邊去。

「不行呵，」母親按住伊的小手，嬰兒便張開了口，將臉湊近那邊去。在伊的下齶上，露出兩個小小的白牙齒。

「好吃的，好吃的，」母親將落在膝上的「園之露」拾起，放在嬰兒的面前；伊正在呀呀的叫，這

就不作聲了，睜着兩眼看了一回，便拋去櫛子，取了點心。伊捏着拳便往口裏送，口涎接連不斷的儘流下來。

女人將嬰兒略略臥倒，用手去摸所襯的襁褓，似乎已經溼透了。

「我們換襪子（四）罷。」獨自說着，又對小孩說，「瀧兒，暫時讓我們用一用，要給君子換襪子了。」

「討厭……阿母是，——」小孩很不高興的站起。

「請到這里來坐。」我又將以前給他坐過的地方讓了出來。

「對不起……總是暴躁着，實在很窘。」女人寂寞的微笑。

「恐怕因為耳朵和鼻子裏有病的緣故罷。」

「放肆了，」女人說了，向着那邊從布包裏拿出乾的襁褓和包溼的襁褓的油紙來；又接着說，「那是的確不錯的。」

（註四） Omutsu 婦女稱襁褓之名。

「是什麼時候得的病呢？」

「是先天這樣的。醫生說這是因為他的父親喝酒太過的緣故。鼻子和耳朵也就罷了，頭腦的不好，我想怕不是也因為這個麼？」

在板凳上仰臥着的嬰兒，毫無目的的注視着，搖動兩手，呀呀的只是叫。不久襁褓換好了，溼的也收拾過了，母親抱起嬰兒說道，

「多謝了……瀧兒，到這邊來罷。」

「不要緊，便坐在这里罷。」我雖然這樣說，小孩却默默的站起，到對面坐下，靠着窗往外望。

「呀，真失禮……」女人很抱歉似的謝過。

過了一刻，我問道，「請問到那里去？」

「是北海道，叫網走的一個很遠而且不便的地方。」

「屬於什麼區域呢？」

「聽說是屬於北見。」

「那可了不得，無論如何總要五天纔能到罷。」

「便是一點不耽擱，聽說也要一星期纔行呢。」

火車正過了間間田車站。從近地樹林裏出來的蟬聲，彷彿追趕着叫喊。太陽已經下去了，坐在西邊窗下的人們都放下遮陽來。在母親懷抱中睡着的嬰兒，頭上長着一寸餘的胎髮，在微風裏顫動。嬰兒的微微張開的口邊，有兩三個蒼蠅很煩厭的回旋着飛舞。母親一面靜靜的似乎想着什麼似的，一面又時時將手裏的絹帕驅逐蒼蠅。過了一刻，略略收拾了行李，放下嬰兒，從信玄袋裏拿出兩三張明信片 and 鉛筆，寫起信來。但是伊的筆很澀滯。

「阿母，」小孩已經看厭了景色，很渴睡似的說。

「什麼？」

「還遠麼？」

「還很遠呢。你要睡，便靠了阿母睡着罷。」

「我不要睡。」

「那麼，你便拿什麼畫本看看罷。」

小孩不作聲，只點一點頭。母親從包裹裏拿出四五冊畫本交給他，裏邊也有舊的什麼迫克（五）之類。小孩很安靜的將書一本一本的從頭看。我這時候忽然看出這向後靠着，俯視的看着書的小孩的眼睛，和同樣俯視的寫着信的母親的眼睛全然一樣。

我每看見跟着父母同走的小兒——譬如在電車裏相對坐着——的時候，想到在這小小的一個人的容貌與身材裏面，怎麼會將全不相像的男女的顯在外面的個性，這樣勻淨的調和融成一個，實在很驚異。最先將母子來比較，覺得很像；其次將父子來比較，又覺得很像；最後將父母比較看，却毫無有相像的地方；我常常覺得是很不可思議。

現在想起這件事來，我不禁獨自想像此母所生的小孩的父親是怎樣的人，而且又不禁想像到他現今的運命。

我因為奇妙的聯想，立刻便能將這女人的丈夫的容貌和狀態想像出來。在我先前的學校

裏，有一個姓曲木的公卿華族，同我年級不很相遠，年紀却比我大五六歲。我當時便想起了這男子。他也是一個酒徒，喝醉了酒，便講大話。鷹嘴鼻，青白臉色，壯大的漢子；學問是毫不功用，兩三回接連的落了第，終於自己退學走了。日俄戰爭之後，我偶然在什麼新聞上看見他的姓名，上署上州製麻有限公司總理的職銜，以後就不知道他的消息了。

我忽然想到這男子，心裏想伊的丈夫可不是那樣的人麼？只是他時常大言壯語，並非暴躁的人；頗是快活，而且還有點輕浮的地方。本來這種性質，是不大可靠的：無論怎樣快活的男子，遇着疊次的失敗，也要變成暴躁，陰沉，住在汙穢的家裏，對着孱弱的妻子使性，聊以散悶的人了。

這小孩的父親，可不是這樣的人麼？

女人穿一件舊的皺綢的單衣，束着茄花色的帶。我從這裡能够想像出女人的結婚以前和當時的華美的情形，而且連其後的辛苦的情形也能想到了。

火車過了小山，過了小金井和石橋，往前進行。窗門外漸漸昏暗了。

女人剛將兩張明信片寫完的時候，小孩說道——

「阿母，小便！」這客車上却是沒有廁所的。

「一刻也熬不住了麼？」母親很窘迫的問。小孩皺着眉，只點一點頭。

女人想抱起小孩，又周圍一望，却没有別的法子。

「略等一刻罷，」母親勸慰似的重複說。小孩搖蕩着他的身體，說要漏出來了。

火車不久到雀之宮了；去問車掌，說這裡停車的時刻很短，請在後一站下去罷。後一站是宇都宮，有八分間的停車。

到宇都宮的期間，母親怎樣的爲小孩所窘呵！這時候睡着的嬰兒也醒了。母親一面給伊哺乳，一面只是重複的說，「立刻就到了！」我覺得這母親總要被伊的丈夫凌虐到死，即使剩下了活着，也必定有一天要給這小孩磨折死的。

過了一刻，火車便轟的一聲，沿着月臺，進了車站了。還沒有停下的時候，小孩便屈了身子，按着小腹，叫道——

「快快快！」

「去罷。」母親將嬰兒放在凳上，湊近臉去說，「安靜的等着的呢！」又對我說，「對不起，請代看一看。」

「可以，我很爽利的答應了。」

火車停了。我立刻將門打開。小孩下去了。

「君子，要安靜的等着的呢。」母親正要走開的時候，嬰兒在後面伸着兩手，很猛烈的啼哭起來了。

「這可窘了。」母親躊躇了一回，從包裹拉出一條小孩用的細的博多帶，絡在嬰兒兩邊腋下，就想背上去；又似乎想到了，從袖底裏拿出木棉手帕來，蓋在自己衣領的後面，趕快的將帶縛好，背了嬰兒，走下月臺去。我也跟着下去，說道——

「那麼，我在這里下車了……」

女人彷彿出了一驚，說道——

「呀，是麼？」又鄭重的行禮說——

「各種事情，多謝了。」

在人羣中一同走着的時候，女人說——

「很對不起，請將這明信片……」伊想從懷中取出明信片來，但是博多帶在胸前交叉縛着，很不容易取出。女人暫時立住了。

「阿母，什麼事呢！」小孩回顧，申斥似的說，

「略等一等……」女人縮了下頰，竭力的想將胸前解開，因為很用力，耳根都發紅了。我看見伊領頭的手帕，當背起小兒的時候歪斜了，夾在一面肩上的領裏，我也不作聲，想將他理好，我的手便觸着伊的肩膀。女人出驚，抬起頭來。

「因為手帕歪斜了，」這樣說着，我的臉也發紅了。

「對不起。」在我正在整理手帕的時候，女人靜靜的立着，等到我默然的將兩手從肩上放下，女人又重複說道，「對不起。」

我們在這車站月臺上，連姓名都不問，也不被問，便這樣分別了。

我拿着明信片，走到車站的門口。郵政信箱便掛在那里。我覺得很想將明信片翻過來一看，而且覺得看了也沒有什麼妨礙。

我暫時遲疑了；走到信箱前面，將信面向上，一張一張的塞進箱子去。放進之後，又覺得想再取出來一看。當放入箱內的時候，我瞥見兩張的住址都是東京，受信的人一個是女的，一個是男的名字。

一九〇八年二月原作

清兵衛與壺盧

志賀 直哉

這是清兵衛與壺盧的故事。自從這事件發生以後，清兵衛和壺盧的關係也斷絕了。但是清兵衛不久便得到了替代壺盧的東西。這是繪畫的一件事；他現今熱心繪畫，正同以前熱心於壺盧一樣……

清兵衛時時買壺盧來的事，他的父母本來是知道的。他大約藏著三四分起到一角半止的十個左右的帶皮的壺盧。開口，取出種子這些事，他都自己能做；塞子也是自己削的。最初用茶汁拔去壺盧的氣味，再將父親喝剩的酒倒進去，於是不斷的將他磨擦起來。

清兵衛的入迷實在有點利害。有一天他心裏仍舊是想念着壺盧，在海邊的小街上走著，忽然看見了一件東西。他不覺心裏一怔。這原來是從背着海岸接連擺着的一間小店裏跳出來的老頭兒的一個禿頭。清兵衛却當作壺盧，心裏想「好一個壺盧呀！」惘然的看着——等到明白轉

來的時候，自己也出了一驚。那個老頭兒搖擺着他顏色很好的禿頭，走進對面的一條橫巷裏去了。清兵衛忽然覺得可笑，獨自大聲的笑了。再也忍不住，他笑着跑了二十丈路的樣子，但是他的笑還不停止。

他既然是這樣的入迷，所以他如在街上走着，無論古董店，青菜店，雜貨店，玩具點心店，以及專門賣那件東西的店，凡是有壺盧挂着的店頭，他必定停住仔細的看。

清兵衛是十二歲，還在小學校讀書。他從學校回來的時候，也不同別的小孩游嬉，總是一個人往街上去看壺盧。到晚間，他在喫茶室的一角裏打着胡坐，收拾他的壺盧。收拾好了，將酒倒進去，包上手巾，裝在罐裏，一併放在被爐底下，隨後睡覺。第二天早上起來，便去將罐打開，拿出來看。壺盧的身上已經全體出了汗。他毫不厭倦的望着他。於是很小心的拴上繩子，挂在太陽晒着的檐下，那麼纔往學校去了。

清兵衛所住的街是商業地，又是碼頭，算是一個市，但地方頗狹小，只要走二十分鐘，這狹長的市街的長的一頭已經可以走穿了。所以即使賣壺盧的店很不少，但在幾乎每日去看的清兵

衛，恐怕所有的壺盧都已經給他看遍了。

他對於舊的壺盧，沒有什麼趣味。他的趣味是在於那些還未開口的帶皮的壺盧。而且他所有的幾個，也都只是所謂壺盧形的樣式，很是平凡的東西。

「小孩子以爲壺盧這東西，總是那樣的，要不然似乎便不中意呢。」來訪他做木匠的父親的客看見清兵衛熱心的磨着壺盧，便這樣說。他的父親嫌憎似的回顧着他道，

「小孩子也玩弄起什麼壺盧來……」

「清公，這樣無聊的東西，拿着許多也沒有趣味。爲什麼不買些更其希奇的呢？」客說。
「還是這樣的好，」清兵衛回答說，泰然自若的。

清兵衛的父親同客的談話，便移到壺盧上去了。清兵衛的父親道，

「今年春天的品評會裏，當作參考品陳列着的馬琴的壺盧，真是體面的物件呵。」

「非常的大的壺盧罷。」

「又大又頗長呢。」

清兵衛聽着這樣的談話，心裏獨自笑着，當時馬琴的壺盧成了有名的物件但是他一眼看去，——馬琴是什麼人，他也不知道，（一）——便覺得這是無聊的東西，走出會場來了。

「那個壺盧，我看了並不有趣。只是很很伉伉的。」他插嘴說。

他的父親聽了，眼睛張得很圓的，生了氣道，

「什麼，連懂也還不懂……給我默着！」

清兵衛沈默了。

有一天，清兵衛在裏街走，在向來不會見慣的地方，關閉的店舖的格子窗外，有一個老婆子擺着柿餅和橘子的店，後面格子上挂着二十來個的壺盧。他一看見，立刻走近前去，說道，

「將那個給我看一看，」便一個一個的選擇。其中有一個五寸長的，一見極是普通的格式的壺盧，但在他覺得極好，幾乎要上前將他捧住了。他心裏跳着，問道，

（註一）曲亭馬琴，日本十八世紀的有名的小說家。

「這個多少錢呢？」

「因為是哥兒，算了一角錢罷。」老婆子說。他喘着氣說道，

「那麼，不要再買給別人，我就立刻拿了錢來。」他反復的叮囑，隨後跑回去了。

不到一刻，他漲紅了臉，呼呼的喘着氣走來，拿了壺盧，又跑回去了。

他自此以後，再也不能同這個壺盧分離。便是上學校，也帶了去。隨後就是在授課時間，也在書桌底下磨擦着壺盧。級任教員發見了這事；因為在修身的時間，所以教員愈加生了氣了。

從別處來的教員，對於本地人的喜歡壺盧，本來很不中意——（浪花節和壺盧是本地的流行物。）這個教員是喜歡武士道的，雲右衛門到來的時節，就是在他平日連走過都有點懼憚的新地（二）的小戲館裏，唱演四天，他也要去聽三天的；學生在運動場上唱着浪花節，他也不大發怒；但是爲了清兵衛的壺盧，却氣得聲音都發了抖。他終於說，「這究竟不是將來有出息的人！」於

（註二）浪花節是日本一種歌曲，多講武士的故事。雲右衛門是現代一個唱浪花節的人，惠門鼓吹武士道。又新地本是新開路的意思，但關西俗語當作游廓的名稱。

是他將他苦心經營的壺盧當場沒收了。清兵衛連哭都哭不出來了。

他青着臉回到家裏，坐在被爐裏，只是惘然的坐着。

這時候挾着書包的教員，走來訪他的父親。清兵衛的父親作工去了，恰不在家。

「這些事情，本來是應該由家庭代爲管束……」教員這樣說着，向着清兵衛的母親攻擊過來。母親只是非常的惶恐罷了。

清兵衛看見這教員的固執，忽然的恐慌起來，抖着嘴唇，在屋角裏縮得很小的躲着。在教員背後的柱子上，挂着許多收拾好了的壺盧。現在不要被他發見了麼，清兵衛心裏很着急。

說了許多責備的話之後，教員終於不會留心到那些壺盧，逕自去了。清兵衛這纔安心。他的母親哭起來了，而且很拖沓的說了許多廢話。

不久清兵衛的父親從工作場回來了。他聽了剛纔的話，立刻將旁邊的清兵衛抓住，好好的打了一頓。清兵衛在這裡也被叫作「將來決定沒有出息的東西」。又被罵道，「像你這樣的東西，給我出去罷！」

清兵衛的父親忽然看見柱子上的壺盧，便拿了大鐵鎚來，一個一個的都敲破了。清兵衛只是青着臉沉默着。眼淚也沒有出來。

教員將他從清兵衛沒收的那個壺盧，彷彿是什麼穢物，投棄似的，給了學校裏的年老的一個聽差。聽差拿了壺盧，回到自己的熏黑的房裏，挂在柱子上。

過了兩個月左右，聽差偶然缺少一點錢用，忽而想到這個壺盧，不論多少錢都好，將他賣了罷；他便拿到近地的一間古董店裏，叫他估價看。

古董店裏的人把壺盧翻來覆去的看了一會，忽然裝出冷淡的神氣，推在聽差的面前，說道，「要是五塊錢，便留下罷。」

聽差出了一驚，但他是一個能幹的人，便從容的說道，

「五塊錢是一定捨不得賣的。」古董店立刻增到十塊。但是聽差也不答應。

末後用了五十塊錢，古董店纔將壺盧到了手。——聽差這一回差不多從教員手裏白白的

得了他四個月的薪水，心裏暗自歡喜。他對於教員自然不說，便是清兵衛那邊也裝作沒事一般。所以關於這壺盧的行蹤沒有一人知道的。

然而後來古董店將那個壺盧用六百塊錢賣給鄉間的一家富戶，這件事便是那能幹的聽差也想像不到了。

……清兵衛現在正熱心於繪畫。他得到了這個的時候，怨恨教員的心思，和怨恨那用了鐵鎚將他所愛的十幾個壺盧都敲破的父親的心思，都早已沒有了。

但是他的父親對於他繪畫的那件事，又漸漸的說起廢話來了。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作

深夜的喇叭

千家 元麿

這是深夜三點鐘的時候，我醒着躺在牀上，遠遠地聽到什麼地方的軍隊的悲戚的喇叭聲。在這個時候，爲什麼吹的呢？或者什麼地方有兵營在那里罷？但是近地也沒有這樣的東西。我來到這裡，聽到喇叭的聲音，還是初次。我已經好久沒有聽軍隊的喇叭了。我想，這必然是野外演習，或是什麼罷。我對於這些兵卒，晝間的疲勞還未恢復，又從渴睡的牀上被叫起來，拉到野外去的兵卒，十分同情。這是爲的什麼呢？大家都還熟睡着的夜半，在旱田樹林裏，迫令團團的奔走，到得回到兵營的時候，太陽已經出來，酷熱的一日又起頭了。因了缺睡與疲勞的緣故，身體已是困倦了，却又須晒在太陽底下，強迫去做事；想起來神經都顫抖了。彷彿覺得面上的皮，或是血，停住了，變厚了的樣子。虧得他們一點都不害羞，叫別人去幹這樣的事。

我聽了喇叭，總是消極的當不住的感到悲哀；覺得陰慘，不安而且孤寂。小孩的時候聽了那種聲音而感到的一種恐怖，又喚醒到心上來了。我還幼小的時候，同母親住在兵營近旁，早晚都

聽到他。我從那喇叭聲中，在我的心裏吸取了種種人生的悲哀。現在聽了夜裏的喇叭，又將我的空想激刺起來了。那空想雖然不過是一種感想，但實在很是痛切。精神銷沉，完全沒有安樂的處所。對於這樣不可抗的暴力主義的消極的厭世，自然的發生，將世上的複雜的可厭的事情的一面，又復鮮明過來了。

我將十歲左右的時候，從鄉間到東京，在上野的戰畫館所見的西班牙與什麼國戰爭的光景，從新的在腦裏描出。戰畫館的裏面，是暗青的，當初一點都看不出：看了一會，纔見許多兵士，活潑潑的畫着。幾千幾百的兵士，分成種種的形狀——砲兵騎兵步兵，軍官將帥下士卒馬匹，大砲，劍，帶刺刀的槍，喇叭，軍旗，樹木，河山，旱田，人家：這些東西與彷彿在黑暗的夢裏看見的日光，都包在昏暗的恐怖的色彩裏面。這一帶的空氣，說不出是怎麼樣：就是現在想起，也還覺得苦悶。悲哀，苦痛，恐怖與絕望罷了。在我最相近的地方，有一座山；山上遺棄着許多大砲，旁邊一個穿藍衣的兵卒，血污狼藉的，將槍當拐杖支着，纔得不至於跌倒。那個面貌，那個狀態，在我看了全然同實

物一樣，發生効力。此外還有種種地獄一般的光景，陳列在我的眼前：血的河，燒着的人家。有遠向死地進軍的許多活潑潑的兵，也有無數的重疊壓着徒然倒斃了的人們：總之，是可怕的生與死。倒了的人，却比活着做事的人似乎更多。此後就要死了，此刻還活着的人，却更爲可怕。我覺得人如判定不得見這樣的世界，還不如死的好了。我相信，在我長成以前，這樣的戰爭必定是不可避免的。便是年紀稍大的時候，我也還是這樣相信。我想，既然生在世上了，無論如何，總要有遇見戰爭的日子。我便哭着急忙的出了戰畫館去了。

我還從別的種種事物，得到這樣的恐怖的印象。軍旂祭的晚上，乳母背了我，走過一條暗的斜坡的時候，我聽了烟火與軍樂的聲音，相信在世界是已將滅亡了，我突然感着死的恐怖，在乳母的背上哭了起來，似乎回家已是無望，也不能再和母親見面了。其實母親的家離那里還不到兩町呢。

我又在查理納馬戲館，看見馬賊偷了許多馬從村家出來，與追捕的隊伍戰爭的光景，不敢

再看，將臉伏在母親的膝上，捫了耳朵，使他聽不見手槍的響聲。我將當時是正在看戲這一件事，完全忘却了；也不想到我是在戲館的裏面；所演的也並非戲劇，覺得都是實在的事情。這時候，我纔初次看見在入場口的兩旁，重疊堆着的籠裏，有獅子老虎和別種動物關着。他們正在吼叫。我很害怕，不敢走過他們的面前。心裏想到將來又非走過籠的面前，不能出去，覺得非常恐慌；一直到回家之後纔安心。聽說那時我還說要立刻回家去，使母親很是爲難。我不懂得特地來看這些危險東西的大人們，是什麼心思。住在家裏豈不還要好得多麼？當大人們正在出神的看種種演技的時候，我獨自留心看那戲場周圍的許多的入口。那時即使猛獸將籠毀壞，走了出來，也沒有[？]人知覺；所以我很熱心的想着，倘若我發見了這危險，當即通知大衆，以後在演技間歇的時候，我問母親，他們爲什麼中止呢？母親說，「給動物喫飯哩。」我想，動物也喫飯麼？又覺得管這些動物的人，是非常偉大的人物。這大約都是五歲前後的事。

隨後往浦和以後，我所見到聽到的世上各種可怕的事情，也愈多了。在我家近旁，有一所警

察的寄宿舍；門楣上邊，挂着一張席子大小的一個玻璃廚，彷彿是扁額模樣。廚內放着與強盜格鬪而死的警察的紀念品。血污的制服，血污的筆記簿，帶着血痕的白手套，彎曲的劍，草鞋，裹腿，皮靴；這類的物件，有好幾副都成列在那里。廚上又貼着白紙，上寫警察的姓名與死事的地方。我見了這些東西，便不禁心裏陰暗起來。監獄也在附近，我常常聽到獄裏的鐘聲；又幾乎每天都看到背翦着手穿着青衣的犯人和戴了圓笠穿着紅衣的犯人，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有一次，看見護送這樣犯人的一個警察，穿了草鞋，在田陸上走，又引起了我的許多可怕的想法。

正是這時候，我們家裏藏着木板的應舉（Okyo）所畫的「難福幸」三幅的長卷。自己彷彿只見過「難」的一幅，其餘的都記不起了。這是用朱墨兩色所畫的；朱色用作火災的火焰和血的顏色。題材分地震火災大水海嘯等自然現象的難，與人事上的強盜殺人以及犯人的處刑。倒塌的大屋底下，抱着小孩的母親和老婆子露出半身，正在掙扎；後面的火漸漸近來，黑烟中間噴出許多火星；被大水冲去的屋頂上，拼命的攀住的人們；竹林裏被無數的蛇纏住，正在苦悶的人；鄉

間的大戶人家裏，十人左右結隊的強盜，黑裝束，包着頭，很是靈敏的模樣，手裏都擎着出鞘的刀。在一間屋裏，綑住了主人和管家，將刀挺在面前，迫他們說出安放金錢的所在；又或捉住了女人，正在強逼伊；或在井邊的松樹上，吊着背剪了手嘴裏塞着核桃結的女人，用刀將伊砍下井去，下面有小孩正啼哭着。最後畫着犯人兩手縛在木樁上，兩足上各拴了一頭牛，牛尾上點起火來，牛往兩邊亂竄，犯人的腿裂開，一直到了胸前，骨頭都露出了。還有旅人在山裏，被狼和蟒蛇前後夾擊的光景。這些可怕的印象，怎樣的使我更將世間看得黑暗寂寞，這件事實在不容易說。白天因為專顧遊戲，雖自暫時忘却，在夜裏睡覺的時候，必定受這恐怖的窘苦。但也不知道爲什麼緣故，我却不會將這事告訴別人。那時候，俄國的皇太子到日本來，在大津什麼地方，臉上被人砍了一刀。當時曾聽祖母——或者是別人也未可知——說，因為皇太子到了奈良，在寺裏首先就看應舉的這幅「難」的長卷，所以他也遇見這樣的難了。

那時還有一件事，在我的腦上，刻下一個苦痛的印象的，是天草騷動 (Amakusa Sodo)，指

寬永十四年——一六三七年——天草時貞的戰爭，衆皆天主教徒，謀推倒德川幕府不成，次年（平）之類的木板畫，圖中畫着基督教徒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模樣。基督教的牧師穿了黑的長衣，頭髮中央分開，蓬蓬的垂下；穿着裳，束着白的袖絆的武士，都擎了長槍和刀站着。有牧師已經處了刑，現出美而悽慘的相貌，垂頭向着地面；又有牧師站在十字架底下，五六個武士圍住了他，正要將他趕到架上去，牧師只拱了手，將眼向上望着天空。我見了那瘦弱的白的手腕和向上望着天空的柔弱的眼色，每感到那面對無可避免的死的時候的寂寞與恐怖，與一種恨惜似的震動。爲什麼殺這樣的人，又爲什麼非殺不可呢？全然都不知道；但我對於武士們，無端的懷了憎惡。我用墨塗抹那面貌，或用小刀剝割；對於那些柔弱的牧師，心裏默默的替他們祈禱。

我聽了喇叭的聲音，將我少年時代的恐怖，又明明白白的在心裏叫醒過來了。我心想這世界還是黑暗哩。我很強烈的感到世上的寂寞的事，覺得自少年時代以至現今，在這期間裏，對於世間的暗黑與孤寂，居然能夠不很痛切的感着，隨便過去，似乎倒是一件不思議的事了。我想現

在的少年，也當然感着和我的少年時代一樣的不安，恐怖與寂寞。我的少年時代，也並不是特別荒涼的時代罷。

惡夢這句話，最能够適切的表明這種感覺。我想便是漸漸死去的時候，也應該比這個稍好罷！

我每往青山墓地，從對面坡上餘賸的黑屋頂紅瓦牆的兵營裏，發出喇叭的聲響，我聽了心裏總是非常的悲哀。墓地與兵營，這是怎樣的好對照呵！我在少年時代的長育的地方，就是這坡上的兵營；我們的家便在這崖壁下面。我後來很喜歡讀淚香所譯的偵探小說，時常因了書中的事件，在腦中想出當場的情景，這多半便是兵營周圍的景色。從淚香的偵探小說，我也嘗到許多暗黑人世的孤寂與無聊。

在一部小說裏，題目却已忘記了，記着一個志士的事。他被囚在山中的一座古城裏，每日凭了高的窗戶，望着空中的浮雲；這時候山中割草的少女，唱着歌走過。囚人聽了歌聲，心想這不是

來救的人唱着歌作什麼信號的麼？那個歌在每日一定的時候，唱着過去。這件事我還好好的記着。那樣的能够使我感到寂寞無聊的事，實在是再也沒有了。

我將自身替那志士設想，對於他在山中可怕的牢獄裏，從高的窗內望着一角的天空與流動的浮雲，每到下午聽了割草的少女的歌聲感着愉悅的心情，很是同情。自由只是空中的行雲，少女所唱的歌罷了。

這時候腦中現出的情景，便是那兵營的一角，不過將他移到山中去了。直到二三年前為止，這兵營的附近，還常在夢中出現，我在夢裏也常出入於這兵營的裏面。

不知道什麼時候，喇叭忽然止住了。實在沒有別的東西，同喇叭那樣的能够引起我的厭惡人生的感想。當他吹起來的時候，人生便帶了殺伐陰慘的色彩，在我的腦中出現，幾乎是不可堪的東西了。

二三年前我在房州方面單身旅行的時候，不知道爲什麼緣故，早晨在旅館起來，忽然聽到

喇叭的聲音。那里並無兵營一類的東西，我想這只是幻覺罷了。坐了馬車，走過一二里之後，耳邊還是聽見，非常窘苦。以後這樣的事，也常常遇見。

和我同感的人，我想未必沒有罷。那喇叭令人想到生與死，現實與幻夢的境界；令人想到人們對於未來的無力；彷彿聽見消爲戰場之露的那些亡魂的叫聲；令人想到被那風靡世界的暴力所虐的人們的運命。這使人想到分散的親子，分散的夫妻，分散的父子的殘酷的運命。

可詛咒的喇叭呵！在日本響着這聲音的期間，我們不能得到安穩的夢！

妻早已起來，抱了小孩，唱着兒歌；但小孩已不肯再睡了。

妻對我說道，「請來看呵！這樣的調乖呢！」

我起來去看。

小孩裝了說不出的可愛的臉，笑着。眼睛細細的，發生光輝，張開小口，尖着嘴唇，滿臉通紅的望着我和妻兩個人笑着呢。我覺得可愛極了，便在他面頰上接吻。他還不曾這樣的笑過。生了以

後到今天是三十三日了。

在這時候，生後的第二日，妻便憂慮着說，因為是男孩子，不會被徵去當兵麼這句話，又在我的腦裏反響起來。我含淚看着小孩，心裏想，無論怎樣，我一定要爲他奮鬥！

什麼地方，鷄已啼了。

一九一六年九月九日作

薔薇花

千家元曆

一天的晚上，從朋友家裏回來，走過廟會的市，我便買了兩盆四季開花的薔薇花。只有四五寸高的小花，但是兩株都開著紅而且大的花，還長著無數的花苞。我看他太小了，心想這樣的枝幹上，虧他會開花呢，——買呢？不買呢？正立著觀望，賣花的人好似看穿了我的心思，說道，「是有根的，」將兩株花都連土拔起，給我看他的根，使我安心了。我使用了十五錢，將兩盆都買了。回來以後，暫時排列在我的案頭；心想明天一早，放到院子裏去，因為有狗在那里，怕給他弄壞了，所以將花安放在板廊下不很有人走到的地方。我當初想擱在牆上，又恐怕被走過的人拏去，因此中止了：因為兩株花都是這樣的小。以後我就睡了。

上午的時候，我聽得妻在廚房裏和後邊木匠家的主婦講話的聲音，就醒了轉來。最初聽不出講的是什麼話，隨後漸漸的知道他們正說兩朵薔薇花都被什麼人摘去了。我心裏想，已經弄壞了麼？太早一點了；倘若不放到院子裏去，就沒事了。我又朦朧的睡著，聽得妻說道，「我想這不

是狗。」老實的木匠的妻答道，「那自然是K。一定是K做的。」這K便是伊的六歲的女兒。我沈默的聽著。妻笑著說道，「我也是這樣猜哩。剛纔彷彿有兩個人轉到院子裏去似的。」我對於妻的措詞，不覺起了一種反感。不說豈不是好，倘要說時便率直的說，說了便即住口；爲甚還是講個不了呢！我這樣想著，一半也因爲還未睡足就被吵醒了緣故。我低聲喃喃的說，——住了豈不是好，真謬呵，無論怎樣豈不都好麼？早點住了一面將頭藏在被窩裏。勉力不要去聽外邊的講話。彷彿覺得冷汗都滲出來了。虧得伊能夠坦然的說這些話，——我愈覺得窘急起來了。努力不要去聽說話，又想借此排解自己的心思，喃喃的罵著伊，心裏却是很焦急。然而妻並不知道我醒著躺在床上，這樣的窘苦。我想像妻坐在廚房裏，從容不迫的講話的樣子，覺得頗滑稽。那邊的主婦似乎立在院子裏。這兩個人接續講話，一直到查出摘薔薇花的犯人的正身，方纔止住。在這中間，似乎K也不知從什麼地方被拉了來了。主婦追問伊說，摘花的是你罷？K似乎很窘；聽不出什麼聲音。妻似乎坦然的從容的看著這惶窘的小犯人。

「是你罷？一定是你；你便直說是你！你的手還有氣味罷？」主婦這樣說，但聲音很溫和，是全

然同情於小孩的口調。妻大聲的笑。主婦也時時發出笑聲。我方纔知道，這宗案件是很寬緩的審判著呢。

「唔，這個是肥皂的氣味呢，」K說。

似乎伊的手的氣味已經嗅過了。

「肥皂是隨後擦的罷？以先還拏過薔薇花罷？」

我不再聽以後的話，便睡著了。中午時候起來，看見薔薇的盆裏花都沒有了。妻對我說，「K摘了去了。我笑著說，

「我當時也曾遲疑，放在外邊呢，不放在外邊呢。還有花苞罷？」

「不，連花苞都摘掉了，」妻也笑著。

「都摘了麼？」

「都摘了。」

我恐怕給後邊的人家聽到了不大好，便不再往下說。我們兩個人隨又都笑了。

過了五天，妻在一個花盆裏，發見了幾個花苞。次日我起來看時，薔薇的盆已經搬出放在院子中央，上面開著一朵紅色的小花。

「開了，」我對妻說。

「我剛纔將他擎到太陽下來了，」伊答說。

到了晚上我回家來的時候，兩盆都擱在板廊的上面。我將開花的一盆擎過來，放在自己的案頭。花有點憔悴了。妻說，花如不見陽光，是要憔悴的。將要開放的花苞，還有一個在那里；後來經了妻的指點，纔知道共有兩個。我心想這樣的小植物，虧他能夠不盡的開花，很是佩服；一面在腦裏因為有了做過俳句的習慣，便立刻成了一句詩道：「小小的不盡的開花的薔薇，好不孤寂。」我很想說給妻聽，但終於熬住了。倘若說給伊聽時，我知道伊必定說：「做得真好呢！怎麼能夠做得這樣快呢？」這樣的事，以前曾經有過了。

「這回我想不要再被摘去纔好，」我說。

「有點危險呢。今天，又偷偷過來的了。我靜默的看著，伊在這花盆的周圍，繞了圈子走呢。因為有點危險，我便出去說道，『兒，這回不要摘了；伊這樣的捏著指頭，羞澀似的立著呢。』妻說著，模仿那小孩的樣子，我看了也笑了。那小孩在薔薇盆的周圍，看著花繞圈子走，我覺得頗可發笑。『花又開了，很出驚罷？自己都摘掉了，因此受了一場罵，現在却又開了，覺得很奇怪呢。』我笑著說。

「很高興哩。必定想要摘他，急的沒有法子呢。」妻也笑了。

「這回攔到牆上去罷。想來不至於拏了棒來將他撥下罷？」

「大約不要緊罷。」

「真窘呢。」

「那孩子不當這個作壞事看呢。」妻笑著說。

「伊只是覺得怪可愛的，不知道怎樣纔好哩。」我也笑了。

「大約是這樣罷。」妻說了又笑。我也哈哈的大笑。妻笑得連眼淚都出來了。這也因為我們兩

個人，好久不曾這樣一同的笑了的緣故。但是我不久便又寂寞；只有小孩對於自己所做的事毫不爲意，我覺得是非常的美。

一九一六年五月二六夜原作

小小的個一人

江馬 修

一日下午，工作到了兩點鐘，想要散步一回，便從家裏走出。正在且走且想的時候，——這是我的習慣如此，——忽聽得可愛的孩子聲音說「再會」，隨後便是得得的一陣脚步聲響，一個五歲上下的小女孩子，從木槿編成的籬下走了出來。可是奇怪，我雖然認不得伊，伊見了我，却立住了，笑迷迷的彷彿先經熟識一般，問道，

「先生，你到那里去呢？」

我也笑着好好的答道，

「我散步呢。小姑娘，不同我去走走麼？」

「一同去罷。」

我遞過手去，伊也欣然伸出伊可愛的手來。但這孩子怎麼會同我一個面生的人，這般馴熟呢？——在兒童一面，大約也是極平常的事，不足為奇的。

正月末的道路，冰凍都融化了，泥滑滑的很難走。孩子緊拉了我的手，纔能走得路。

「姑娘叫什麼名字？」

「我叫鶴兒。」

「幾歲？」

「現在六歲了。」

「家在那里呢？」

「就是那家。」

這人家的前面，我散步時候常常經過；曾有一兩次，隔着籬聽得琴聲；但從來沒有見過家族的影子。

「那就是鶴兒姑娘的家麼？那麼，我是曉得的。」

「我也曉得先生呢。」

「曉得怎麼曉得的？」我不覺出了驚，去看鶴兒的臉。鶴兒是一個大眼睛，——幾乎教人疑心

伊是患巴瑞陀 (Basedow) 氏病的，——紅面龐，可愛的孩子；但一時總是想不起，曾在那里看見過。

「可不是，有一天你同一個更長大的書生，兩個人都笑我麼？我還清清楚楚記着呢。」
阿，那是了。我被伊一說，纔想到了。那時我同K君正談歐戰的事，在這街上散步；講到戰爭的慘虐，不覺發了憤，我便說：——

『戰爭的可怕，無論怎麼說法，總說不盡。每天早上，翻開新聞來看，便是死傷幾萬幾十萬。你想，這樣文字，虧他們還能毫不相干似的寫出，印了出來。日俄戰爭的時候，我還在鄉間，很有幾次遇到這樣的事，現在回想了起來。晚上家族聚在一處，都議論着，怕今夜又有號外；夜已深了，正要睡覺，遠遠的微微的聽得鈴聲，叫賣號外的聲音，漸漸近來了。我便走到街上，買了號外，急想看時，墨黑的一點也看不見；急忙趕到家裏，家族的人也正等得焦急，將號外就燈光下一照，便突然現出一行文字：「我軍大勝利，戰死者幾萬！」那時候一種惶悚恐怖的心情，至今還不能忘却。你試想想，眼前放着一萬個戰死的人。又要曉得這一個一個的人，都有精神感覺，各有完全的肉體和

貴重的生命。而且各人必有父母，許多人還有幾個兄弟，有妻子本家親戚朋友。你又假想，試去嘗他們對於這不可動移的事實的心裏的苦痛，正同夾在榨木裏一般。或者有人說，這極是平常，又是一定的事，何必多說。但因爲是極平常又是一定，這豈不更可怕麼？譬如那個孩子——」我便指着前面走路的一個小女孩，接着說，『那個孩子，我們不知道他什麼名字，單是纔能說話的一個女孩兒罷了。但是人都曉得，無論活着或是死了，他總有父母；有祖父母，或有兄弟。這樣牽聯過去，遠遠近近，還有許多親戚。如此想起來，就是我們眼前走路的那個全不相識的孩子，在人類的世界裏面，實有複雜的緣，像網一樣，同他繫住。』

孩子回過頭來，便對着我們笑；我們也便留心那邊，將話打斷了。我們也笑着問道。

「那里去呢？」

「到小林先生家有事去。」

說了，孩子就跑了。一面跑，一面還屢次回過頭來對我們笑。這孩子，就是我現在攙着手同走的鶴兒。我便對伊說，

「鶴兒姑娘的記心真好呢。」我此時因爲得了一個新的小朋友，心裏十分喜歡；但我們一同走着，倘被鶴兒家裏的人看見，豈不要疑我是拐子麼？又不免略覺不安。因此便想到打聽鶴兒家裏的人的事情。

「鶴兒姑娘家裏時時在那里彈琴的，是鶴兒姑娘的母親麼？」

「是的。我母親可是做針黹的時候多。」伊忽然又說，「正兒現有纔能放風箏了。可是要不是每天練習，也放不上；因爲人還太小呢。」

「正兒是誰？」

「就是家裏的正兒。」

「鶴兒姑娘的父親每天在那里辦事呢？」

「父親，他在美國呢。」

「阿，美國麼！用功去的麼？」

「到公司裏去的。父親到美國去的時候，我同母親和正兒到橫濱去送，還叫萬歲呢。」

「這樣說，鶴兒姑娘同母親留在這裏看家；可不冷靜麼？」

「祖父也在這裏，沒有什麼冷靜。」

「但是，你不想同父親見面麼？怎樣的人記得麼？」

「那是記得。頭髮分開了，帶着眼鏡，很時髦呢。等我到了八歲，那時纔回到家裏來。」

「那麼說，這幾年裏，鶴兒姑娘須得上學，上心用功纔好呢。」

「可是，母親寄去的信，都被美國的使女偷了，不送給父親；所以父親也沒有一封回信。祖父同母親正在那裏生氣呢。」

從天真爛漫的兒童口裏，將一幅家庭悲劇，展開在我的眼前。我雖出於無心，但引逗孩子說出這樣的事來，自己也覺得十分抱歉，彷彿做了一件惡事。我想以後不再打聽伊的家事了。但因此愈覺伊可憐，願意永遠做了朋友，盡力幫伊。

我們走到一座土堆上，滿生着枯槁的野草。我便蹲下，心裏想着新相識的小朋友的事。鶴兒同我已經極熟了；就靠在背上，弄我外衣的絲紐，又用伊還未十分靈便的口舌，同我談話。

「正月一過，我就要到別處去了。」

「那里去呢？」

「到大阪去，隨後又一直到馬關。」

「母親也一同去以後不回東京麼？」

「是的。」

我聽這話，覺得非常冷靜。好容易剛纔認識了一個好的小朋友……

「鶴兒姑娘你高興，願意去麼？」

「大阪我是曉得的。出了橫街，不是拐角上有一間菜店麼？我們的家就在那里。」

我不覺失了笑，答說，

「我可不曉得大阪呢。這樣說，鶴兒姑娘可不是大阪人麼？」

「是的。到大阪去，姊姊在那里；我可以和姊姊耍紙牌（Karuta）了。」

「姊姊還很小麼？」

「他現在進了女學校了。」

「那麼，鶴兒姑娘想必願意早到大阪去了。馬關也去過麼？」

「那可沒有去過。」

被棄的母親帶着這小孩，坐了長路火車，到海風猛烈的島國盡頭丟，那孤寂的影子，彷彿在我眼前浮出；感着一種說不出的哀愁。而且從這樣小的時候，不得不嘗漂流苦味的這孩子的運命也很是可念。

我想要回家的時候，看鶴兒意思，彷彿還要遊戲，便邀伊到我的家裏去。鶴兒也躊躇了一會，隨後便一聲不響，跟我走來。很有一副天真的自負的樣子，似乎說：無論什麼地方，我總一人去得的。

回到家裏，妻見我領了一個不認識的女兒回來，很爲詫異。我將如何同伊遇見，并伊家裏的事，極簡的說了一遍，妻是本來喜歡孩子的，便很歡迎伊。鶴兒同妻也立時熟識了。

「鶴兒姑娘的衣裳，都是母親做的麼？這針線真叫好呢。一定是個好母親，想必是很愛鶴兒

姑娘的。」妻這樣問，鶴兒點點頭，也不作聲。此外正又要往下問，我因以前多問了幾句，已極抱歉，便使個眼色，止住了妻的話。

拏出糕餅來，鶴兒很有喜歡的樣子，却總不動手。妻拏了遞給伊，就用兩隻小手，恭恭敬敬的接去，立刻喫了。

「現在剛纔熟識了，却又要到遠的地方去，真是無聊。」妻說這話，就顯出真覺無聊的情狀。「但如回到東京的時候，請到我們家裏來玩。」

「幾時回到東京來，雖然不曉得，但回來時，我一定天天到伯母家裏來。」鶴兒也很伶俐的回答。

鶴兒大約遊戲了一小時，說要回家去了。我因爲自己工作的關係，也不強留。妻將糕餅包了送給伊，又對伊說，「明天再來玩。在這里的時候，天天都來。」鶴兒答應說，明天這時候再來。我送伊到伊家近旁，伊並不回頭看我，便急急忙忙的跑進去了。

第二天我同妻閒談着鶴兒的事，等伊再來，却終於沒有來。想必因爲到了不認識的人家去



B10002032

玩，被母親罵了，來不成了。第五天第四天，也沒有來。那時我感了風寒，睡了十天左右。到得可以出外散步的時候，無意中走過鶴兒門口，却見那家已變了空屋，貼着招租的條子。鶴兒一家，早已出發了。

自此以後，過了兩月，我仍然時時想起那孩子的事，常同妻提起伊。又想象伊一人的運命，和伊家中不幸的事情。我同妻到街上的時候，屢次看見極像鶴兒的孩子；那不必說，原是別一個人了。可是無形之中有一枝線索牽着，我們總是忘不了溶化在人類的大海中的那小小的一個人。我又時常這樣想：人類中有那個孩子在內，因這一件事，也就教我不能不愛人類。我實在因為那個孩子，對於人類的問題，纔比從前思索得更爲深切：這決不是誇張的話。





師範大學圖書館



B10002032